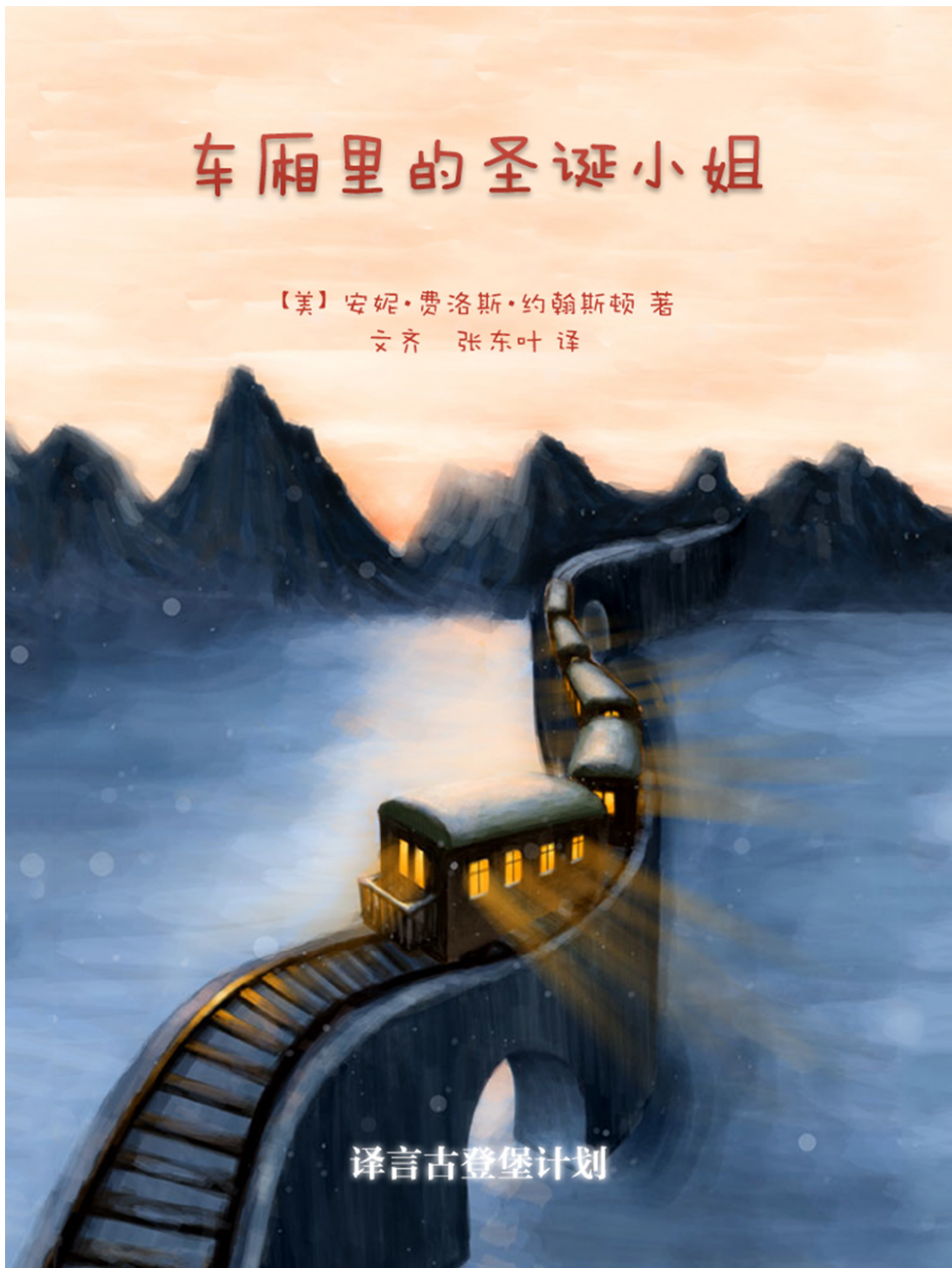


车厢里的圣诞小姐
【美】安妮·费洛斯·约翰斯顿 著
文齐　张东叶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车厢里的圣诞小姐·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美]安妮·约翰斯顿

译者: 文齐 张东叶 等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者简介

安妮·费洛斯·约翰斯顿（1863–1931）是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一生致力于儿童小说创作，作品共计四十多本，其中以《小上校》系列儿童小说著称，该书于1935年改编为同名电影。她的作品大多具有半自传色彩，都是以她生活的肯塔基州的风土人情为背景，以她周围的人为原型创作而成，文风朴实、风趣，充满了童真童趣，而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之情、爱心。

作品简介

小说以两位从小失去母亲，生活在寄养家庭的孩子在平安夜当天独自乘坐火车前往父亲家时一路的经历为主线索，孩子们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启程的，一方面是在周围浓浓的圣诞节日氛围的感染下对圣诞老人、圣诞节礼物充满无限憧憬，另一方面因为父亲家里他们要面对的是后妈，之前周围人以及伙伴们灌输给他们对于后妈的印象让他们心里始终忐忑不安，所幸火车上遇到一位“圣诞小姐”，她用爱心、启迪爱心的艾娜公主的故事，以及充满圣诞博爱精神的礼物给孩子们心中埋下爱的种子，让这两个孩子在后来的新生活中很快融入，与同样充满爱心的新妈妈开始了融洽的新生活。

本书写于1913年，秉承作者一贯的风格，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作家本人就是一个后妈，她一生都把自己的母爱献给了三个继子女。作家借助于圣诞节这一西方传统节日将其所张扬的博爱、宽容的普世精神通过一个朴素的主题注入孩子们的心中。



圣诞小姐

第一章

对威廉来说，刚刚过去的这半小时简直太长了，差不多和他四岁的年龄一

样漫长。他孤伶伶地待在杂货店后面的客厅里，一边等，一边坐在摇椅上摇晃，每次身子往前晃时，柔软的短发就拂过耳边，脚上耷拉着一双又短又肥的小鞋子。

那个下午，似乎人人都想在枢纽站买点什么；线啦、纽扣啦、纱线啦，或者家里做的甜甜圈，这间由客厅改造成的小杂货店商品库存不足，这些甜甜圈可帮了大忙。尼尔奶奶好像一直都在没完没了地招呼顾客，没办法回来把那个“骆驼和星星”的故事给他讲完；因为顾客总是一个刚走，接着就又来一个。这情况他从每次开门关门时传来的铃声就能知道，那个铃铛就挂在前门上方。

杂货店和客厅之间的那扇门是关着的，威廉听不太清里面的人们在说什么，但是有几次他听到有人提到“圣诞节”，还有一次有人说到了“圣诞老人”，声音又大又好听，他忍不住从椅子上溜下来，跑过去把房间门打开一条缝，往里瞧一瞧。他是最近才开始听说了许多有关圣诞老人的故事。自从这个秋天莉比上学以后，他们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棒的一个人。当然，就像听说过杰克·弗罗斯特[注]的名字一样，他们以前也听说过圣诞老人的名字，也在故事书里和广告上见过他的图片，但是那时侯他们并不知道世上真有他这么个人，直到学校里的同学告诉了莉比，他俩这才知道。现在，莉比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能带回来有关圣诞老人的新故事。

关于圣诞节，威廉应当是一直都知道的，因为他还保留着自己过第一个圣诞节时他父亲寄给他的一个橡胶狗玩具，还有——过第二个圣诞节时寄来的礼物泰迪熊。这两个节日是他最早过的节日，不过对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他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只是听莉比给他讲了一些，最近一次的圣诞节他倒是记得特别清楚。他坐了雪橇，还收到一个用钥匙上弦的消防车玩具。尼尔奶奶给他做了一些消防员形状的饼干，还用肉桂块给消防员的外套上做了几个红色纽扣。

她并不是他的亲奶奶，但是她从他一出生就一直担当着莉比和他的奶奶的责任。当然啦，他们的父亲替他们支付食宿费，给他们寄礼物，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能放下工作时就会抽空来看他们，但是来的次数还是屈指可数，威廉觉得跟他不太熟悉；不像莉比跟他那么熟。莉比比威廉大3岁，她甚至还记着点儿他们的母亲生病去天堂前的样子。尼尔太太在许多方面都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奶奶。首先，她有点儿太年轻了。她的精力总是很充沛，还特别忙，她经常说，她向来说一不二，他俩要听她的话。

正因为如此，威廉才动作非常轻地转动门把手，如此一来这时候就没有人注意到门开了个小缝。一个留着黑胡子，身穿一件皱巴巴的大衣的男人正在端详一排玩具娃娃，这些玩具娃娃用一根线缠在脖子上串成一排摆在展

示柜里。他开玩笑地说：

“嗯，尼尔太太，过不了多久，我也要买些这种小玩意。如果一直是这种泥泞天气，就别指望能有真驯鹿上门送礼物了，要是有了这些东西，圣诞节那天早晨小鬼们就不会觉得失望了。”

后来他看到一个小男孩正从门缝往里瞧，不过他只看见他身体的一部分，因为从门缝里只露出来威廉身上穿的蓝色吊带裤的窄窄一条，裤子把他从脖子到脚踝都包裹住了，一张粉扑扑的圆脸蛋，一只凝重的眼睛像一只小斯凯狗注的眼睛一样，透过那又密又直的亚麻色头发帘往里偷看。那个男子看到这只眼睛后就急急忙忙说：“泥当然不应该让圣诞老人的驯鹿出不了门。他们走的是天路，直接从人家的房顶上飞过去就行了。”

这时门缝又变宽了，那两只眼睛都往屋里偷看，眼神充满好奇，炯炯有神，两只又短又肥的鞋斗胆迈过了门槛。听到熟悉的吸鼻子声，尼尔奶奶转过身子。

“威廉，快回壁炉跟前去，”她厉声说道。“你感冒了，这儿不暖和，你不能待在这儿。”

命令一出，威廉立刻乖乖地服从了，但是猛地把门甩上，这动作明显带着抵触情绪而且也很突然，那个男人大笑起来。尼尔奶奶的脸上也露出一副好笑的表情，此时她正在捆扎一个小包，她抬起头看了一眼，大度地笑着解释道：

“伍兹先生，他这不完全是发脾气。有一部分原因是难为情，所以他才使劲关门。平常他是不介意陌生人的，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像刚才那样中了魔似地发脾气。”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慢悠悠地回应道。“不过，尼尔太太，可不是人人都知道怎么管教孩子们呢。我现在真希望，等他有了后妈以后，他的后妈对他能像你一样这么通情达理。我太太常常跟我说，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要有后妈了。他们该怎么适应跟后妈的生活呢？”

听他这么一问，尼尔太太的表情有点儿不自然，虽说他也算是老朋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这些话也是有情可原的。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还没有跟他们提这事儿呢。没必要让他们早早就为这事儿担心。我相信莫莉会好好待他们的。当年她在枢纽站上学时可是个善良的小可爱呢。”

“真奇怪，”那个男人若有所思地说，“她和比尔·布朗菲尔德从一上学起到两家从这里搬走，这么多年过去了，又住在不同的州，俩人一直都还互相爱慕着，他们是应当在一起了。”

说这些话时他们本能地压低了声音，不过躲在门后的威廉自己弄出的声音也太吵，根本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撅着嘴，脚后跟来回猛跺地板。因为感冒他本来就可怜兮兮的，又被尼尔奶奶从杂货店里赶了出来，这让他很生气。之前如果一直都允许他待在商店里，没准儿他也会听到他们所说的那个驯鹿的故事，等莉比放学回家了，他还能给她讲讲。

威廉突然想起她回家告诉他的那个最新消息，于是急急忙忙从地板上起来，爬到摇椅上，就好像身后有东西追他似的，当时她说：

“圣诞老人随时都在从烟囱往下看着你的表现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把话从嘴唇里说出来，你撅嘴唇发脾气，心里生气，他可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呢！”

想到这些话，威廉开始一边使劲前后摇晃椅子，一边唱歌。歌声很小，上气不接下气的，还伴着不断吸鼻子的声音。他的嗓音很细，在他自己的耳朵听来都感觉好像是从远处传过来的声音，这都怪感冒太重了。但是一想到圣诞老人可能正听着呢，而且会记录下来，说他是一个表现很棒的小男孩，这又让他勇敢地唱了几分钟。这样做也是因为他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歌，大声地唱出来，而不是只存在自己脑袋里思来想去。他唱着，一半是说唱，一半是絮叨“骆驼和星星”的故事，他一直等着尼尔奶奶回来把这个故事讲完。他跟她一样熟悉这个故事，因为上周她经常给他讲这个故事。

“一些聪明人半夜赶路，他们走呀走，笼头上的铃铛叮铃叮铃响着！跟奶奶杂货店门上的铃铛一样。那颗超大的大星星照着他们，还照着他们前面的路。一个超大的大驯鹿在‘天路’上跑”——此刻他把尼尔奶奶讲的故事和从门缝里听来的话混在了一起，他觉得这样混在一起讲比最开始那样的讲法更刺激。“他们跑呀跑，雪橇上的铃铛叮铃叮铃响着！跟奶奶家杂货店门上的铃铛一样。过了好长时间，他们到了一栋房子跟前，房子里面住着婴儿国王。然后这些聪明人就从骆驼上跳下来，跪下，把他们带来的盒子都打开，拿出来一些好玩的东西让他玩。那个驯鹿在房顶上跪下，那颗闪闪发亮的大星星也一动不动地立在房顶上，等着圣诞老人把所有的礼物都放到婴儿国王的烟囱里。”

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一路上伴随着威廉不断地吸鼻子的声音、说唱歌曲声。走向骆驼、哲人以及报信天使，走向牧羊人和犹大山区那些毛茸茸的

小白羊，其中不仅添加了牧羊女波比和她的羊群[注]，而且还加进去了儿歌“咩，咩，黑羊”[注]，还有一个《圣经》里没有的圣尼古拉斯[注]的驯鹿队。不过威廉认为这都是《圣经》里的故事。眼下单是想到天使、星星和银色的铃铛就让他觉得心里特别温暖，也让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好。

几分钟后，莉比放学回家了，他还在玩这个他最喜欢的游戏，白天一天的时间里他都要时不时玩一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铁路火车游戏，游戏中有一个很繁忙的火车枢纽站，在这里车厢和火车头没日没夜地来来往往，频繁地错车，动作很娴熟。在游戏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算得上是一个明星，他挨个扮演消防员、火车司机、列车长和乘客。莉比走进来时，他正扮演着火车头，倒车、吐着烟行驶、鸣汽笛，他的两只胳膊像活塞杆一样往前动，他那撅起的小嘴模仿“释放蒸汽”，简直像极了。

“小心！”他警告说。“会碾到你身上的。”

不过莉比并没有搭理他的警告，而是径直地挡在了开过来的火车头前面，完全不理会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他猛然停住，一脸吃惊的神色。通常她都会参与进来，跟他一起玩的，但是此刻她好像完全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他正在玩着游戏呐。平时，她都从后面的小路进房间，会把沾满泥的鞋脱掉放在装有格子的门廊上，把带午饭的篮子放在厨房桌子上，把外套挂在门厅里他们专用的衣钩上。她可是个很讲究条理的小精灵。但是今天她直接就进来了，大衣脱了半截，头巾拖在屁股后面，两根编起来的小辫子乱蓬蓬的，没有系住，她这样一路跑回了家，连头巾都跑掉了，那是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可以给圣诞老人写信——要什么礼物都行——然后把信放到烟囱上——他就能收到信——你要什么他就会给你送来什么——只要你表现好就没问题！”

那个火车头立刻又变回了一个小男孩，他可是对圣诞节期间的这个让人既高兴，又觉得神秘的新消息很感兴趣。他爬到摇椅上出神地听着，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专注。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话，莉比写了一封信，写上了地址，准备去送。这是中午时一个年龄比她大点儿的女孩帮她写的，整个午休时间她都忙着抄写这封信了。因为她才开始学写字，写错了好多字，所以不得不抄写了好几遍。她把这封信读给威廉听。

“亲爱的圣诞老人：

请送给我一只莫迪·彼得斯戴的那种亮闪闪的金色戒指吧。

莉比· 布兰菲尔德 敬上”

“现在你就看着吧，等我把我脚上的脏鞋脱掉，把手洗干净，你就能看到我把信放到烟囱上。也许这会儿他正往下看呢，所以我最好还是洗干净，穿整齐了。”

威廉紧张地等着，一直等到她从厨房回来，她用黄色的洗衣皂又洗又搓，把手和脸都洗得发亮，头发从中间分开整齐地梳到两边，重新用发带扎好。然后她跪在毯子上，手里拿着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莫迪打算要差不多12个礼物呢，”她说。“不过既然这是圣诞老人第一次来咱们家，我最多要一件礼物就行了，你也不能多要。要多了会不礼貌的。”

“不过，我们可以求他给奶奶一个戒指，”威廉提议，这个想法让他眉开眼笑的。莉比的回应却很干脆，也很让人扫兴，都是因为她新近在教堂和学校学到了那些知识才让她这样的。

“不行！我们可不能那样做！他只给相信他的人送礼物。这跟能不能去天堂一个道理。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得救，才能进天堂。”

“奶奶和尼尔叔叔会进天堂的，”威廉毫不动摇地说，说话的语气似乎暗示，如果她跟他作对，那他宁可惹她不高兴也决不让步。尼尔叔叔是“奶奶的”丈夫。

“当然啦，他们肯定是要去天堂的，”莉比不耐烦地说。“他们一直都相信《圣经》、牧师，还相信异教徒之类的东西。不过他们的长袜子里可什么礼物也不会有，因为他们竟然不太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这就没办法啦！”

“可是，如果圣诞老人不给尼尔奶奶的长袜子里放礼物，那他就是个小气老头儿，那我也不想让他往我的长袜子里放礼物，”威廉气鼓鼓地说，但是看到莉比一脸惊恐的样子，立刻闭上了嘴巴。

“嗨，弟弟！闭嘴！”她叫道，说着害怕地转头朝烟囱那边看了一眼。然后惊慌地悄悄跟他嘀咕了几句，这让威廉觉得比大声喊叫还可怕，她神秘兮兮地说，“嘿，但愿他没有听到你的话！只要他活着，就再也不会来这栋房子了！要是圣诞节早晨看到我们的长袜子里什么礼物也没有，我会难过死的。”

接下来一阵沉默，气氛很紧张。她仍然跪着，两只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封

信，她往壁炉跟前稍微动了动。紧接着威廉听到她冲着烟囱叫道：“噢，亲爱的圣诞老人，如果你正在烟囱上面往下看，那就请你不要在意威廉的话。他太小了，不懂事。请你原谅他，把我们想要的礼物送给我们吧，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威廉出神地看着那封信朝上飘过火焰，被烟道的强劲气流吸了进去。想到莉比白天大声地替他公开祈祷这事儿，他突然觉得很羞愧，于是跑过去扑到那个旧躺椅上，脸朝下埋在靠垫里。



“噢，亲爱的圣诞老人”

在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祈祷活动之后，莉比自己也觉得有点儿局促不安，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她抓起扫炉膛的笤帚猛扫起了她刚刚进来时踩在地上的半干的泥块。之后就长时间地站在那儿，一边反复敲打窗玻璃，一边

望着窗外黄昏的景象，冬天白天的时间很短，总是不知不觉就到黄昏了，简直就是太阳刚落到雪松树后面，黄昏就降临了。

看到尼尔奶奶拿着一盏点亮的灯走了进来，两个孩子都觉得心里一阵轻松。她用愉快的声音招呼着，看谁会帮她摆放餐桌吃晚饭，这让威廉乘机从躺椅的靠垫上一下子跳起来，然后再一次轻松自如地、理所当然地去面对他眼前这个小小的世界。在又暖和又亮堂的厨房里他觉得心里更踏实。在那个亮闪闪的黑色烟囱管的拐弯处，不会有那严厉生气的目光盯着他。炉子上的炖锅里散发出的香喷喷的气味儿让他感到一阵安慰。他和莉比在往桌子上摆放刀子、叉子和碗盘时，这些餐具相互碰撞发出的叮叮当当声也让他觉得心里很踏实。但是，当尼尔奶奶开始讲剩下的那部分“骆驼和星星”的故事时，他马上插话让奶奶改讲“金发女孩和三只熊”的故事。他已经忘了圣诞精神这回事了。他现在不能听星星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点亮了骆驼商队的路，而且也照亮了通往天路的路，现在他不想听人提起天路。他害怕冷冰冰的东西会把客厅的烟囱口给堵上。如果圣诞老人碰巧听到他叫他一个小气老头儿，那他不仅毁掉了自己得到礼物的机会，而且连莉比的机会也糟蹋了。为此整个傍晚他都提心吊胆的。这也让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甚至当他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这也有点儿影响了他的食欲，因为今天的面团布丁浓汤吃起来没平时那么香。

1. 杰克·弗罗斯特,Jack　Frost，童话故事中代表霜和寒冷天气的拟人化形象。（译注）

2. 斯凯狗，Skye　terrier，一种苏格兰种长毛短腿猎犬。（译注）

3. 牧羊女波比和她的羊群，Bo　Peep　and　her　flock，又叫Little Bo Peep，英文儿歌，原文为：

   Little Bo-Peep has lost her sheeep,

   And can't tell where to find them;

   Leave them alone, And they'll come home,

   Wagging their tails behind them.（译注）

4. “咩，咩，黑羊”，Baa Black sheep，英文儿歌，原文为：

   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sir, yes, sir,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the master,

   And one for the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Who lives down the lane.（译注）

5. 圣尼古拉斯，Saint Nicholas，传说中圣诞老人的原型，他会在干净的鞋子或者靴子里藏一些糖果或者小礼物。（译注）

第二章

威廉一直担心自己冒犯了烟囱上那拥有巨大威力的圣诞老人，过了好几天，找了各种理由宽恕自己，他那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下了。在这期间莉比越来越坚信自己是讨人欢心的，威廉也渐渐地不再为此担心了。目前她在学校的表现非常好，连老师都说，无论他怎么考验她，她的表现都是最棒的。她每天放学后都留下来帮忙擦黑板，还帮忙把铅笔收到一起。拼写课上她从来连一个音节都不落，字也写得整整齐齐，不会写到格线的外边，上课时也不要水喝。她和莫迪·彼得斯私下里商量好，一直到圣诞节之前的这段时间上课时一句悄悄话都不说。她现在坚信，即使圣诞老人无意中听到了威廉的话，她解释过了，说他太小不懂事，这样就没问题了。

也有可能，威廉现在的身体状况让他的思维活动好起来了，大概这个时间他的感冒彻底好了，可以到户外玩了，一想到星星、天使和银色的铃铛，他就又高兴起来了。这些东西又让他心里有了既奇妙又温暖的感觉；这就是圣诞节特有的那种对每个人都充满美好祝福的感觉。

一天早晨，他直挺挺地坐在院子侧面栅栏的柱子上，这时，一列即将进站的4号旅客列车开了过来，火车换轨道开到了他对面的侧轨上。这列火车晚点了，得停在这里等候指令或者要等到“西部飞鸟”号列车开过去，才能进站；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威廉觉得这是一个愉快的早晨。看到长长的普尔曼卧铺车(注)停在他能看到的地方，没有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了。好多个夜晚，他和莉比都把脸紧贴在客厅窗户上看7点钟这趟特快车开过去。他们喜欢看灯火通明的车厢里旅客们吃晚餐的情形。看到里面白色的桌子上放着的亮闪闪的玻璃杯、明晃晃的银色餐具，还有灯罩下面透出的明亮灯光，他们觉得妙极了。更棒的还是，能看到火车以最快的速度奔驰在乡间，火车里的餐桌随着轻轻摇晃，人们还能像在家里一样安心吃饭。那些能在火车上这样做的人一定也特别棒。

有时候乘客们也把他们的脸紧贴在玻璃上查看，火车为什么停了，他们也会看到铁路对面一个快乐的家庭里窗户的灯光，用手遮着光，看着漆黑的窗外，这些旅客发现有两个孩子正用充满渴望的眼神看着他们，不禁笑了，孩子们把普尔曼卧铺车停靠在这个枢纽站当成了一天里的头等大事。

威廉和莉比一眼就能认出铁路上几乎每一个火车司机和列车长，还给他们个个都起了名字。他们给今天早晨这趟车的司机起名叫笑眯眯先生，因为他总是冲他们笑呵呵的，有时还举起他那脏兮兮的大手向他们招手。今天笑眯眯先生很忙，那趟晚点的车搞得他很生气，所以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坐在栅栏柱子上的小男孩。有些乘客得知他们可能要等半小时或者更长时

间后，就爬出车厢，在他面前的大路上来回踱步。有几位注意到这家用客厅改造成的小杂货店窗户上挂着的商品，就遛达进去，出来时嘴里吃着尼尔奶奶做的甜甜圈。这时威廉注意到，每一个从其中一节卧铺车厢走过去的人，都要弯腰往车厢下面看。他也忍不住想去看看那下面，想弄明白人们为什么往那儿看。于是他从柱子上爬下来，吃力地沿着大路走，用脚把路上的石子踢开，他的脚上穿着又短又肥的小鞋，因为经常踢东西玩，鞋已经被踢坏了。这时，有一位餐车工作人员从列车通道的平台上走下来，慢悠悠地朝他走了过来，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小孩儿，你好！”他笑嘻嘻地说，还滑稽地冲这一脸严肃的孩子眨眨眼。小男孩穿着一件灰色运动衫，戴蓝色手套，一顶滑雪帽低低地扣在他那柔软的短发上。对于这样的打招呼，威廉通常都会给予回应。进杂货店的人太多了，见到陌生人他可很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这次，他的眼睛只顾着看从这个餐车工作人员的马甲口袋里耷拉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冲他回应一句“你好”。那好像是他见过的最小的金表，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这个人竟然把表挂在口袋外面，而不是装在里面。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上，盯着表看，等到那人从他身边走过去后，他就转身慢吞吞地远远跟在那人后面。

继续往前走了几竿[注]，那个餐车工作人员弯腰往车厢下面看，还跟一个男人说话，威廉看不见这个人，因为他正在车厢的另一侧敲敲打打什么东西。这时传来一个声音，是吩咐回收过热的轴颈箱，把那个车厢跟其他车厢断开，这使威廉想起了自己来这儿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于是威廉继续跟着那人，也瞧瞧车厢下面。虽然他蹲下找了很长时间，还是看不到一个轴套，只看见那个在另一侧敲东西的男人的两条腿。可是正当他重新直起身子时，他看到地上有一个圆形的、发光的金色东西一闪一闪的，那东西比一个25美分的硬币还小，差不多就放在他的两只脚之间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特别小的小型手表，跟那个餐车工作人员的马甲口袋里耷拉出来的那块很像。

这一发现让威廉很兴奋，他捡起表，爱护地用戴着两只蓝色小手套的手摸着。他把表放到耳朵上，但是听不到表里的滴答声，他也打不开表，不过他相信，尼尔叔叔肯定能打开，然后让表走起来，他也认定这是世上最小的表。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只是发现了这只表，但是并不能把它变成他自己的，也不能像他有时在小河堤上捡到的有彩虹色线条的蚌壳，或者是他有一次在车辙里捡到的10美分硬币时那样带回家。



“瞧这儿！”他说

随后，威廉抬头看到那个餐车工作人员又朝他走回来，他的手仍然插在裤子口袋里。但是这次他走路时已经看不到那只可爱的小型手表来回摆动着蹭他的马甲了，威廉突然觉得一阵失望，这简直跟耳朵疼一样糟糕，他爱

抚地拿在手里的这块手表永远也不会是他的，他不能把它带回家，然后骄傲地让尼尔叔叔看了。这表是那个人的。

“瞧这儿！”他说着伸出手来，手上戴着蓝色手套，上面是那块手表。

“哎呀，天呐！”那个餐车工作人员大声叫道，低头看着他的表链，然后一把从伸过来的那只手里拿过那个小金表圆盘。“丢什么也不能丢这个呀。肯定是我弯腰看车厢下面的时候链子松开了。你可不知道，我把它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金贵呢。”

这时威廉看到，那不是一块表，而是一个小盒，悬挂在一个金属链上，这个带子又系在一根黑色宽丝带上。那个男人拽出丝带，带子的另一头，一直都放在他的口袋里的，是一块大表，跟威廉的拳头一样大。他碰了一下一个按钮，那个小盒立刻弹开了，里面是两张照片。一张上面是一个女士，一张上面是一个笑呵呵的小婴儿，小脸胖乎乎的。

“嗯，你真是个好小子！”那个餐车工作人员大声说着，猛地拍了一下威廉的肩膀，这让威廉差一点就不高兴了。“你发现了那个小盒子，可是给我办了一件大好事呀。你真是我遇到的最棒的男孩子。我要跟圣诞老人夸夸你。你叫什么名字？”

威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当那人问他住哪儿时，他指了指对面的杂货店。受到这位餐车工作人员这一番夸赞，又听他说要报告驯鹿的主人，自己是他遇到的最棒的男孩子，威廉于是就打算要亲自去走走“天路”了。刚才心里的那种失望感很快就消失了，他都忘了，自己曾经遇到过失望的事情，这时那个人架着他胳膊下面，把他像荡秋千一样抛到台阶上，嘴里似乎还说找到了一个橙子什么的，而威廉的心里则产生了一种大胆冒险的感觉，并为此兴奋不已。

那个人得知，自威廉记事以来还从来没有坐过普尔曼卧铺车，于是就带他穿过餐厅到了厨房，让他一一参观里面，给他介绍所有那些让他觉得神秘的东西。看着这孩子此时的面部表情变化，真像看一场演出一样美妙。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列车厨房的狭窄空间里还能做烤、煮这样的活计，也没有想到庞大的冰箱里居然能储存这么多食物，那些冰箱都快碰到赤热的炉灶了。在一个隔间里用冰块隔开放着一些浑身亮闪闪的鱼，这都是从遥远的海域弄来的，枢纽站的人都没听说过这种鱼。另一个隔间里放着成熟的红草莓，尽管现在已经是12月中旬了，在威廉居住的这块地方，6月1号之前是不会有草莓的。这里存的鸡蛋比枢纽站所有母鸡一星期下的蛋都多，一个头戴白帽、身穿白色外套的有色人正在把大约12个鸡蛋打进一大堆白色的蛋白糖霜里，过不了多久乘客们就能坐在他刚才路过时看到的那些漂亮桌子旁，享用这些有点儿奇形怪状的美味甜点了。

一刻钟后威廉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地面上，久久地望着火车离开，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让他有点儿眼花缭乱了。不过有3样东西在他脑子里记得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黄色橙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盒作为奖励送给他的爆米花，他的心里则十分确信，一个特有发言权的人会告诉圣诞老人，他是个表现很棒的男孩。

这最后一个事实让他无比高兴，在回家的路上他决定往烟囱上放一封自己的信，尤其是，既然现在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礼物。之前他有点儿搞不清楚要什么礼物。现在他确切无疑地知道，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是，坐一次普尔曼卧铺车。他想坐到一张餐桌旁，吃那些在那个神秘的厨房里做出来的东西，同时他也想，深夜里坐在一条巨龙的翅膀上飞翔，而且这条龙边飞边喷烟和火。

他从出入杂货店的那条路走进了房子，这样他可以把门铃弄得叮铃响。那铃铛像极了骆驼身上的铃铛，也很像雪橇上的铃铛，要不了多久雪橇就会带来他想要的礼物了。

莎莉·瓦茨小姐正坐在柜台后面，用钩针编织东西。对于威廉问她“奶奶在哪儿？”，她头也不抬地回答：

“她和尼尔先生开车去韦斯特菲尔德了。他们去法院办事。她说，在她回来之前你不能再乱跑了。她让我等你一回来就告诉你。她走之前到处找你，因为她要到傍晚才能回来。那现在说说看吧，你去哪儿啦？”

威廉就跟她说了。莎莉小姐是他们的邻居，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时她常常来店里帮忙，每次她来帮忙他都很高兴。跟莎莉小姐比较容易沟通，眼下问了几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之后就摆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莎莉小姐像他一样“相信”圣诞老人，他又问了一个问题，自从他决定请求圣诞老人让他“坐一次火车”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圣诞老人怎么把坐火车放到长袜子里呢？”

“我不知道，”莎莉小姐说，这时她仍然在专心织东西。

“可是我还是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把东西放进去的；雪橇或者布娃娃之类的东西都是怎么放进去的。我觉得他是个神秘的巨人。不过，也可能他不会想办法把坐火车也放到长袜子里。他会寄车票或者买车票的钱。他也许提前给你，不用等到挂长袜子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你特别想要这个礼物。”

莎莉小姐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尼尔太太刚刚告诉她，圣诞节前一天要送

孩子们去他父亲那儿，他们要坐普尔曼卧铺车去，因为普通坐席客车不是直达的。孩子们太小，转车太冒险，他又很忙，不能来接他们。

这个早晨接下来的其他时间威廉就一直待在杂货店里，因为莎莉小姐跟枢纽站的每一个人都有同感，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不久就要被带到后妈身边去了，心里替他难过，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乘着现在有机会，尽量让他过得高兴些。

他们一起吃了储藏室货架上给他们留着的午饭。威廉帮忙把午饭摆在桌子上。吃完饭后他和莎莉小姐回到杂货店。但是过了一会儿，用她的话说，他没完没了的问题就“搞得她心烦意乱了”，她本来整个一上午都和和气气的，这会儿突然不高兴了。她把客厅的火烧旺了，然后告诉威廉，莉比回家之前他最好就在那儿玩。这是一个漫长的下午，时间过得很慢，他把所有能想到的可以用来消磨时间的事都做完了，他决定亲手写一封信，然后放到高处的烟囱里。他等不及莉比回来替他写。他要画一张画当信。画还是要比字读起来容易一些。至少他觉得是这样。他又溜进杂货店，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从角落的旧写字台里拿出纸和一根铅笔，然后趴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脚跟悬在空中，他画起了他最喜欢的草图，一列火车车厢。

这幅画的全部含义谁都可以猜出来的。轮子都是歪歪斜斜的，大小不一，车窗弯弯曲曲，线条参差不齐，形状五花八门。排障器看上去就好像它随便抓到一件东西就能扔得很高，都能跟母牛一起跳过月亮注了。但是这肯定是一列火车，从歪歪斜斜的烟囱里冒出的，线条一样长长的烟拖在后面，这表示，火车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行驶。尽管画的线条不规则、弯弯曲曲、很潦草，但是任何一个艺术评论家都不得不承认，这幅画本身具有那种能够彰显“生命与‘律动’”的无形品质。

起初，威廉搞不清楚，怎样在画里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从而表明，他就是那个想乘坐火车的人。最后，他在其中一节车厢顶上画了一个人，这代表一个男孩，想了好半天，又画了一个人，只是这第二个人身上穿着裙子。他不想一个人坐火车。如果莉比不去他一个人会害怕的，他很清楚，她肯定乐意跟他去的。她经常玩“猜谜”游戏，他们一起坐火车到了世界的另一头，那火车就是晚上他们眼看着从客厅窗户外驶过的其中一列火车。

他真希望他能拼写出自己的名字和她的名字就好了。他只知道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不过，只有看到了积木块另一侧上印的图画，他才能明确知道这两个字母分别代表什么。那盒积木块放在客厅壁橱里。他把积木盒拿出来，把里面的积木块全部倒在地毯上，找呀找，最后找到了那块画着一头狮子的积木块。那是百兽之王，积木块另一面上的L代表狮子，也代表着莉比。他非常慢地、吃力地在自己的画上描摹那个字母，就写在那个

女孩的裙子上，这样就不会搞错了。然后他在积木块里接着翻找，最后找到了上面画有鲸鱼的积木块。那是鱼类之王，积木块另一面上的W代表鲸鱼，也代表着威廉。他想把W写在男孩的脑袋上方，但是他只是画了两条直线代表两条腿，最下面弯成直角就当作脚，结果搞得模糊不清了。他把腿擦掉，又重新画上，在男孩的脑袋上方写上W，从W的末端到代表着手指的交叉线之间画了一条细线。这样就清楚地表明，男孩和W是一回事，尽管这会让不明就里的人以为画的可能是放风筝。之后他擦掉了莉比裙子上的L，把它写在了她的脑袋上方，同样地把她的字母和手指用线连起来。

擦的过程中搞得画面脏兮兮的。威廉对这结果很不满意，他就像一个以追求完美为理想的真正的画家一样，为了达到这一境界毫不吝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于是他把那幅画当成废纸一样扔到一边，然后动手重新画。

第二幅画画得好一些。笔触更明确有力，也没有污点，他的心里充满了创作者所拥有的那种喜悦感，坐着把画儿看了几分钟，然后就让它启程飞向那通往“天路”的烟道。

那个重大的时刻过去了。他刚看完画儿起飞的画面回来，莉比就走了进来。这次她进来的时候又规矩又安静。她耐心地把套鞋脱在了门廊上，装午饭的篮子放在了厨房里，外套放在了门厅里。她整天都穿着的荷叶边白色围裙还算干净。她那细细的辫子上扎着的蝴蝶结整整齐齐地翘着。她的鞋带系得很好，塞在鞋里面。她走路踮着脚尖，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她在保持着声誉，当之无愧地“表现很好，别人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她。”她这样的良好表现已经持续一周多时间了。

威廉跑去拿他今天早晨得到的那个橙子。他一直留着就等这一刻好跟莉比分享。他已经打开了那个爆米花盒，拿出了那个奖品，是一个跟缝纫机用的顶针那么大的小瓷杯，吃午饭时已经用过了，他用它从自己的玻璃奶杯里蘸奶喝，一次蘸一口。

她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自己如何发现了那个小盒子，以及如何被带到火车上，这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英雄。他急于想让她佩服自己。

“然后那个人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棒的男孩子，他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圣诞老人。我知道这回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所以我刚才寄信给他，请他给我一个坐普尔曼卧铺车的礼物。”

莉比笑了笑，像真正的大姐姐一样打趣地问威廉，他是不是以为人人都能看清楚他写的字。他不会写字，只是胡乱涂涂而已。

“这可是图画信！”威廉不甘示弱地大声说。“图画信谁都会读。”然后就讲起了他画的是什么，他是怎样用狮子和鲸鱼的开头大写字母来做标记的。

让他特别吃惊的是，莉比最初是一脸吃惊，之后就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再后来就是满脸失望了。他的心简直要坠到鞋里去了，听到她用可怜巴巴的腔调说：

“好吧，威廉·布兰菲尔德！真希望你没出去，没干那些事！现在我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会落到我们头上了！”

接着她做了解释。她已经在苏西·彼得斯的帮助下替他写了一封信，用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她之前用口头表达过的诉求，恳求他原谅他，也请求，圣诞节早晨不要让他看到长袜子里是空的。至于袜子里会有什么，那就看圣诞老人够不够大方了，因为威廉从来没说过他想要什么。

“现在可好了，”她用责备的口吻说，“我都告诉你了，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要一件礼物，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咱们家，跟一个陌生人要太多东西，这似乎不礼貌呢。”

威廉不高兴了，他的下巴斜翘着，对于懂得这种危险信号的人来说，这应当是一种警告。

“我不过就是给我自己要了一件礼物，给你要了一件礼物。”

“没错，可是你不明白吗，我已经给咱们两个人都要礼物了，这样的话每人就两件了，”说这话时莉比都快眼泪汪汪了。

“嗯，那也不该怪我呀，”威廉固执地说，“你没告诉我你干的事呀。”

“可是你寄信之前应该等一等，问问我呀，”莉比不依不饶地说。

“我就不应该问你！”

“我说了，你应该问我！”她说着使劲跺了一下脚，以示强调。

“机灵鬼小姐，我就是不应该问你！”这次威廉淘气地伸出小舌头冲着莉比说道，还使劲作出一副奇丑无比的怪脸样儿。

这次又让他大吃一惊，因为莉比没有以牙还牙地也冲他做怪脸，而是微微扬起头，用还算甜美的声音说起话来，不过说话的声音很大，似乎不像是说给威廉听的，倒像是说给别人听的。“很好，弟弟，你就看着办吧，不过圣诞老人是知道的，我不想做个贪心的人，也不想要两件礼物！”

威廉也用近乎喊叫的声音回答："他知道的，我也不想做个贪心的人，也不想要两件礼物！"

喊完以后紧接着小声说道："喂，莉比，你觉得他能听到这句话吗？"

作为回答，莉比肯定地点点头。

注释：

1. 普尔曼卧铺车，Pullman trains，一种豪华列车，以美国工程师及实业家乔治·普尔曼的名字命名。乔治·普尔曼George Mortimer Pullman（1831 – 1897）设计并制造了普尔曼卧铺车。（译注）

2. 竿，rod，长度单位，相当于5.0292米。（译注）

3. 源自英文儿歌《嘿，快摇，快摇》（"Hey Diddle Diddle"，也叫 "Hi Diddle D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 or "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原文为：

   Hey diddle d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

   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

   The little Dog laughed to see such sport,

   And the Dish ran away with the Spoon.（译注）

第三章

尼尔太太犹豫了好几天，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就要把他们带走这个消息，结果她决定还是到最后时刻再说。到时候她就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要送给他们一件圣诞礼物，这件礼物比他以往送的所有礼物都好。他没办法把这个礼物寄给他们，所以就想让他们坐火车去他的新家去看。之后他们能想到什么就随便猜吧，然后等他们跳上跳下急不可耐地追问，那她就告诉他们，这个礼物是：一个新妈妈！

她决定不告诉他们，他们再也不会回枢纽站住了。让他们以为这次去父亲那里只是一次小住，等到他们习惯了新环境再说会更好。如果他们能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开始新生活，生活快乐而且又讨人喜欢，那就能让所有关心他们的人都觉得安心一些了。如果莫莉还能像小时候那么善良，那她就可以踏实地把其他的事都交托给莫莉了。孩子们不久就会喜欢上莫莉，也就不想再回来了。

但是尼尔太太没有考虑到，她这消息已经不是秘密了。她偷偷告诉了一两位朋友，结果就被传来传去，还在许多家里被拿来议论纷纷，结果在他们自己得知这个消息之前，枢纽站半数的孩子都已经知道，可怜的小莉比和威廉·布兰菲尔德要有一个后妈了。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莫迪·彼得斯将这消息告诉了莉比，她说话的语气让莉比觉得，有个后妈大概是人能遭遇的最大的灾难。莉比坚决否认有这事。

“可是你就是要有后妈了！”莫迪不依不饶地说。“我听到妈妈和路易莎阿姨聊这个事来着。她们说，她们实在替你们难过，妈妈说，她希望，还祈祷了，可别让她的孩子摊上这种命运，因为所有的后妈都是一个德行。”

莉比满腹疑虑、眼泪汪汪地飞奔回家，指望着尼尔奶奶能说，莫迪搞错了，但是心里却很害怕，觉得两条大腿直发抖，因为莫迪说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很镇静、非常肯定。尼尔奶奶只能否认莫迪所讲的一部分内容。

“彼得斯家这个好管闲事的孩子，我真想打他的屁股！”她气鼓鼓地大声说道。“我是想给你们留一个大大的惊喜呢，你们的父亲要给你们一个新妈妈做圣诞节礼物，我还在想，什么时间让你们坐火车去看他们比较好，现在让莫迪给多嘴说漏了，还说得这么恶心，让她说得就好像是什么坏事一样，其实对你们来说这可是最好的事了。莉比，我说得可一点没错！”

莉比听到尼尔奶奶确认了莫迪说的事，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否认，她把一只胳膊弯过来捂住脸，就这样把脸埋在她那褐色条纹布衣服袖子里放声

大哭，就好像她的心要碎了。尼尔太太坐下，把这个哭泣的孩子拉过来靠在她的大腿上。

“莉比，你听我说！”她又说了一遍。“你父亲娶的这个女人过去就住在枢纽站，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跟你差不多大。她叫莫莉·布莱尔，长得有点儿像你——头发颜色和你的一样，也像你一样扎两个小辫子。大家都喜欢她。她就像一只小白猫一样，非常友好善良，从来不做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你父亲那时候也是个小男孩，也住在这儿，他们一起去上学，一起玩儿，就像你和沃特·格雷一样。他非常了解她，当他请求她给自己年幼的孩子们担当妈妈的角色时，他就非常清楚，她会疼爱你们，好好待你们的。你想想，等你长大了，你会变得不一样，会对交给你由你照顾的小孩子不好吗？”

“不——会的！”

“那她也不会的！”她的回答很坚决。“你可以直接告诉莫迪·彼得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莉比第二天就把这些情况说了，说的时候语气坚决，下颌翘着，一副不服气的神态。跟尼尔奶奶的那次谈话以及后来睡觉时另一次时间更长一些的交谈，帮助她从适当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此外，尼尔奶奶告诉她的另外几件事情也让她觉得，去看望父亲，这似乎也是相当开心的事儿。在城里也不错，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好玩的东西。她还从其他渠道得知，在城里差不多随便哪天都有可能在大街上遇到手摇风琴和猴子。住在他们要去的那种房子里会很气派，房子里还有上楼的楼梯，客厅里有钢琴。

尽管尼尔太太设法把事情摆平了，但是莫迪散播的流毒所造成的影响还在。莉比疑虑重重地回到家里时威廉一直在房间里，她嚎啕大哭的可怕样子让他觉得，要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后妈这个词儿。通过对词汇的奇特联想，他那稚嫩的大脑把这个词跟阶梯一词混淆在了一起[注]。杂货店里是有这么一个梯子，不过合叶坏了。大人们一直警告他不能爬这个梯子，否则的话就会连他带梯子一起倒下来，让他严重受伤。即使大人们把所有的情况都跟他解释了，他也承认，坐普尔曼卧铺车长途旅行去看可怜的父亲是一件很棒的事，自己的小儿子不在身边，父亲该多么孤单呀！尽管如此，莫迪散播的流毒还是存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不过他知道，如果他不小心的话，这东西就会跟他一起倒下来，会严重伤害他。

奇怪的是，一旦你听说了某些人后，就会有大量关于这些人的信息朝你涌来。关于圣诞老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本来不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然后突然间又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消息，他不再是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了，而成

了他们谈论、追逐、思考的一切的一部分。如今人们也同样快速地了解了有关后妈的情况。奶奶和尼尔叔叔以及莎莉小姐给他们讲了很多；说的都是好的方面。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了解到很多不好的方面，从某人摇头的动作，或者耸肩，或者跟他们说话的顾客们一脸同情的表情，单凭这些就了解了。

莉比已经是第二次哭着回家了，因为有个男孩叫她灰姑娘，还告诉她，以后她就得坐在灰烬里，穿破烂衣服；另一个男孩说，不是这样的，她会像白雪公主一样，不得不吃有毒的苹果。尼尔奶奶非常生气，她叫人拿回了莉比的书，说莉比再也不回学校上学了。

第二天，莉比把那些男孩说的其他的话都告诉了威廉。“故事里所有的后妈都像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有时候她们确实狠毒。她们要是长一颗长牙，那就肯定特别狠毒。”苏西·彼得斯告诉她了，长牙是什么样儿，还给她看了一个长着大长牙的女巫的照片。“就是一颗又长又丑的牙，从你的嘴角戳出来，像猪牙一样。”

这让莉比和威廉很困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他们和莫迪以及其他人一样都相信圣诞老人。他们怎么能说，奶奶和尼尔叔叔也可能错误地相信后妈是好人呢？

幸好让他们为这问题担心的天数并不多，从莉比离开学校到他们启程上路这几天的时间里都是忙着为这场旅行做准备。当然啦，莉比和威廉要做的工作很少，只是收拾他们的几件玩具，把玩具放到旅行箱旁边，旅行箱本来放在阁楼上，现在拿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一天早晨，莉比洗了很多布娃娃的衣服，当她把那些小小的衣服往两个椅背之间搭起的一根绳子上挂时，威廉提出把他的泰迪熊放到水盆里她剩下的肥皂水里洗一洗。长毛绒不太吸肥皂水，不管它多么需要这种水。对可怜的泰迪熊来说，就这样脏兮兮地上路也比变成那乱蓬蓬一团糟的模样好多了，是威廉把它浸到了水盆里，过了一会儿莉比赶紧把它救了出来。似乎那个湿乎乎的棉花身体永远都干不透，没法装到旅行箱里去，威廉又不肯听话地把它扔到一边去，虽然它的样子看上去很糟糕，他也不喜欢碰它。于是就给它的脖子上拴了一根绳子挂在壁炉前面烤了整整两天，不管谁路过，都要把那个绳子转动一下，所以这只泰迪熊就像烤肉叉上的烤肉一样不停地被转来转去。

要做的杂事比平常都多，所以孩子们一直忙忙碌碌的，他们帮忙的方式也更多了。随着圣诞节越来越近，杂货店里一分钟都离不开人，尼尔太太还有额外的活儿要忙，得搭理他们的衣服，把每一件衣服都整整齐齐放好。除此之外，还得烤各种节日糕点把杂货店的货架摆满，还要把她自己家的

食品储藏室也塞满。

于是孩子们就被叫去摆放餐桌，帮忙擦餐具。他们把能够到的家具上的灰尘都掸了，还喂了猫。他们从柴火棚往家里搬了些木柴，剥了满满一篮子玉米喂那群灰色的老母鸡吃。每天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慢慢从窝里捡鸡蛋，然后拿到食品储藏室，再一个挨一个地摆放到架子上放着麦麸的盒子里。之后的几个上午，所有的东西都擦洗过了，围裙也洗得干干净净，就等着过节了，他们跪在餐桌旁的椅子上，从撒满面粉的蛋糕板上放着的一块块揉得很光滑的面团上，切下一排排圣诞小饼干。这些饼干有心形的、星星形状的、小猫形状的、小鸟形状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动物形状的。烤好之后，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他们屏住呼吸爬在桌子边上，眼看着在星星形状和心形的饼干上弯弯曲曲地涂上一层层粉色或白色的糖霜，野兽和小鸟形状的饼干上则放上粉色的眼睛。之后装着糖霜的碗当然会被他们的小手指刮得干干净净，小手来回忙活着把糖霜从碗里刮到嘴里，动作快得就像小猫用粉色舌头舔舐东西一样。

噢，在杂货店后面那间旧厨房和客厅里度过的最后几天真是最美好的时光，幸好威廉和莉比时时刻刻都忙个不停，所以他们没时间想，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时光，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直到最后一个晚上，威廉才反应过来，第二天他们真的要走了。



“哇，兔肉汁！”他叫道

准备晚餐时他一直在帮忙，因为这是他尤其喜欢做的事。尼尔叔叔把他当天下午逮到的一只兔子拿了进来，兔子已经剥了皮，收拾得干干净净，威廉在房间里绕来绕去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贪婪地闻着香味，这时在煎

锅里的兔子噼啪作响，已经煎成了褐色，闻上去味道越来越诱人，越来越香。他看着尼尔奶奶用叉子挑起每一块松脆的褐色肉块，然后把它放到搁在一边的大盘里，接着把要做香喷喷的奶油肉汁的东西倒进平底煎锅里。

突然，威廉喜出望外，他感动地用胳膊紧紧抱住了尼尔奶奶，把她的裙子都蹭到了膝盖部位，他的这个拥抱动作过猛，都差点儿惹她不高兴了。

“哇，兔肉汁！”他大声叫道，一副兴高采烈的语气，把大家都逗乐了。尼尔叔叔已经在餐桌旁坐好了，也在等着，他所坐的椅子朝后仰着，只有后面的两条椅子腿儿着地，这时他伸过手去，在威廉的脸颊上逗趣地捏了一把。

“我一下子就能猜出来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了，”他故意逗他说。“一闻到那东西的味道，你就笑个不停了。”

只要桌子上有威廉喜欢吃的东西，他都会把盘子伸过来添加好几次。这个晚上他已经加了满满四勺了，尼尔叔叔不想再给他加了。“小子，这好吃的东西难道你还没吃够吗？”他问道。“别忘了，明天一早要出门，你可不能把肚子吃坏了，出了门，那可就只有莉比一个人照顾你了。”

一时间没人回应他的话。威廉都没法尽快从椅子上爬下来，好掩饰一下，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嘴唇在发抖，像个女孩子似的满眼是泪。他趴到尼尔太太的大腿上，叫嚷道：“我不走！我不要离开奶奶，我不去那个地方，那里永远也吃不到好吃的兔肉汁！”

过了一会儿他们让他平静下来，安慰他，给了他一个确切的时间，向他保证说那个时间他就可以再回来了，还会是他们眼里那个小男孩。不过上床前他没有再像往常那样到处蹦蹦跳跳地玩耍。他意识到，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也许这个小童床就小得容不下他了，东西也都不会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莉比表现得很安静，心里却为另一个原因暗自流泪。他们走的当天晚上正是人们挂圣诞袜子的日子。圣诞老人能知道他们要离开这里，他会跟着他们吗？威廉就要得到他要的礼物，乘坐普尔曼卧铺车了，可是她怎么能得到她想要的金色戒指呢？为此她担心得躺着很长时间都睡不着觉，不过最后认定，她表现挺好，而且是非常好，圣诞老人会想办法说到做到的。对于回到父亲身边这件事，她甚至没有按照莫迪所出的主意那样做，没有小题大做地抱怨、反抗，她还帮忙说服威廉安静地接受这件他们自己已无力改变的事情。

那个傍晚，杂货店门上的铃声响了很多次，接待着很晚还光顾的客人，当她越来越瞌睡时，那铃声听上去像是明天晚上要在“天路”上一路叮铃作响

的那些铃铛发出的铃声。啊，那可是“天路”呀！她不担心，因为她记得，圣诞天使们也走在那条亮闪闪的大路上。也许有位天使能让她心想事成呢！

1. 后妈step-mother和阶梯step-ladder这两个词的前缀相同。（译注）

第四章

尽管L同时代表着莉比和狮子，W同时代表着威廉和鲸鱼，但不能就此推断，这两位贴上了这个标签的小旅客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有百兽之王的胆量，或者觉得自己就像鱼类之首大鲸鱼一样重要。离开枢纽站后，车轮每转一下，威廉都觉得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小，心里也越来越困惑，莉比则觉得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孤单。之前威廉用图画的形式把这趟旅行画了下来，在那幅画上面只有他们名字开头的大写字母。现在这两个字母后面标上了他们的全名以及他们的父亲的地址，做成了姓名牌。这些都是莎莉小姐写上去的，她说，这是“备着万一有事的时候用。”

如果不是莎莉小姐说万一有事，莉比的心里也许就不会感觉害怕了。火车按常规在枢纽站停靠10分钟时，要是让他们去一趟莎莉小姐和尼尔奶奶曾经带他们看过的盥洗室，他们可能就忙得没时间为这趟旅行提心吊胆了。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水从明晃晃的水龙头里喷出来，然后流到大大的白色水池里，池底还有个拴孔。莉比觉得这简直就像魔术一样神奇，要不是急急忙忙回到车厢座位上，并且被要求在座位上等着，直到吃饭时间才可以去洗手，她想，也许他们已经玩了好几个游戏了。

“我觉得要是提前告诉他们就最好了，”和尼尔太太慢慢走回杂货店时，莎莉小姐说。“要不然晚上睡觉之前莉比可能会没完没了地给她自己和威廉洗漱，能把大部分皮肤都洗破了。我知道他能把饮水器里的水都喝光了，就因为觉得把水打开往你给他的新杯子里灌水好玩，如果事先没告诉他不能这样玩的话，他们肯定会这样玩的。唉，他们已经走了，没有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要离开这里了。他们也没时间想，这是真的要离开你了。”

“在他们到那儿之前这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想，”尼尔太太回答时口气很冷淡。“如果他们两个都哭起来我是不会觉得惊讶的。”

因为担心自己也会同样地哭起来，尼尔太太和莎莉小姐分手后就回到杂货店，马上忙活起来，动手收拾厨房。孩子们出发之前餐具都留着没有收拾，因为当时她还有好多事要替他们做，还要包好两餐饭。他们10点出发，当天晚上8：30才能到达。所以把午餐和晚餐都打包放在一个大硬纸板盒里，然后把这个盒子和他们的旅行箱一起放到了座位下面。

有件事莎莉小姐说得没错。两个孩子最初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不会再回到这里了，他们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小杂货店。新鲜的环境，以及真的坐上了他们每天从客厅窗户里观望的漂亮火车，这让他们有了满足感，因此他们

觉得他们那最好的“猜谜”游戏终于变成真的了。但是火车行驶了不到5英里，他们就觉得风景陌生起来。他们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的山区走过。尼尔叔叔驾着灰色老母马拉的车带他们走的都是另一条路。又往前走了5英里，他们就成了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了。又走了15英里，他们就开始体验到“离乡背井的游子”的苦辣心酸了，对于他们来说，“再壮观的景象也引不起兴致”。拥有华丽的红色长毛绒座椅和明晃晃的镜子的豪华普尔曼卧铺车对他们来说也失去了吸引力。所有他们从椅背看过去看到的人或者从反射的镜子里看到的人统统是陌生人。

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寂寞孤单，因为那些人彼此之间似乎并不陌生。车厢里的人们都在聊天、说笑话，在这种轻松自在的场合人们通常都这样，正值圣诞节前一天，大家都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彼此是否相识都无关紧要。更糟糕的是，有些陌生人的举动就好像他们认识莉比和威廉，过来跟他俩打听情况或者从他俩身边经过时友好地冲他们打响指。莉比吓坏了，因为之前她接受了旅行常识方面的教导，所以当这些陌生的面孔冲她微笑时，她只是再往威廉跟前挪一挪，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威廉捂住嘴小声哭了，莉比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这让他有一种安全感，可是他努力了几分钟克制住的眼泪还是流了出来，他可怜兮兮地往她跟前靠了靠，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小声哭着。假如这个肩膀跟过去他需要安慰时就去倚靠的肩膀一样宽大结实，那么他这一阵的哭泣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感觉到这个肩膀是那么柔弱。又小又瘦，论年龄和所经历的历练，比他自己的也不过只多了3年；尽管从帮助他度过未知危险的角度而言，她给不了他太多依靠，但是这仍旧是他唯一的依靠，他紧贴着她，心里很难过，滚烫的泪水簌簌而下。

至于莉比，她远比他清楚自己是多么柔弱。每次他哭得发抖时她同样也跟着发抖，她能感觉到他的眼泪渗过她的袖子落在胳膊上又烫又湿。她自己也哭了起来，但是又担心，如果她哭，那他可能就会放声大哭，那样他们就会在车厢里的所有人面前丢脸，于是她勇敢地眨眨眼克制住自己的眼泪，想办法让他也不再哭了。

莎莉小姐告诉他们了，到吃饭的时候才能去洗脸，当然啦，莎莉小姐不知道，威廉会哭，还弄得满脸脏兮兮的，简直没法看。如果她不想办法让他止住哭，那他会一直哭，还会哭出病来，她可是接受了大人的嘱托，要照顾他的。于是她的小肩膀挺了起来，那样子是表明，一种母性的本能引导她要扛起这个新的担子，让自己学着承担起这份责任，于是她用安慰的口吻说，

“好啦，弟弟，咱们走吧，去那个池底有拴孔的大白池里洗洗脸，试试怎

么样吧。”



他把红色长毛绒窗帘推到一边，往里看

他们每人面前有一个碗状的水池，最初的5分钟时间里他们的手就像在水

塘里游来游去的白鸭子。后来水龙头成了闪闪发亮的银色龙，从嘴里往外喷水流，淹没了4个小美人鱼，其实不是真正的美人鱼，而是一个恶毒的女巫把孩子们变成了这样，然后扔进了水池。之后他们又在手上吹肥皂泡，直到威廉冲着一个特别精美的泡泡高兴得尖叫起来时才停下来，那个泡泡没有破，而是在地毯上停了一下，听到威廉的叫声，列车员走到门口查看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个有色人他们有点不知所措。他把红色长毛绒窗帘推到一边，往里看，不过这时那个泡泡已经消失了。他看到的情景是，一个瘦弱的7岁小女孩正抓起一块毛巾给一个胖乎乎的4岁男孩擦他那红扑扑的脸颊。当他们回到座位上时，因为长时间浸泡在热乎乎的肥皂水里，手指头都奇怪地变得皱皱巴巴了，但是嗓子不疼了，莉比想，这会儿他们的手都很干净，要是吃饭倒不错。现在才十一点一刻，但是他们却觉得火车好像已经走了快一整天的时间了。

当莉比把食物从硬纸板盒里掏出来递到威廉的手上时，他感到一阵失望。他没想到吃饭的方式会这么简单。他本来期待着坐在小餐桌边吃饭的，但是莉比不知道要怎么做才有权使用那些餐桌。这场旅行完全不像他天真地想象的那样。不过硬纸板盒里的午饭可没有被他们轻视。即使心里很失望，尼尔奶奶做的鸡肉三明治和黑莓酱的味道也不会被破坏掉。

吃了所有想吃的东西之后，他们把盒子系好，又洗了手（这次因为害怕列车员就没有吹肥皂泡、玩游戏），这时下起了雪，他们又从中发现了乐趣，那就是看各种图案漂亮的雪花打着转儿飘落到窗格上。他们面对面跪在座位上，各对着一扇窗户。有时候雪似乎是大片大片地落下来，把沿路那些嗖嗖掠过的小村庄和农舍都遮住了，还伴着响亮的警笛声；有时，雪花消散开了，可以让他们瞥一眼那些挂着圣诞花环的窗户，花环上装饰着鲜红色的蝴蝶结，有充满渴望的小脸注视着窗外路过的火车——在踏上这场没有尽头的旅行之前，他们也是这样凝望着窗外的火车，那仿佛是几年前的事了。

长时间看着雪花飘落的情景会让人昏昏欲睡。过了一会儿，威廉从窗户上爬下来，又蜷缩到莉比旁边，当他靠在她身上时，他那柔软的短发弄得她耳朵发痒。他就这样睡着了，她又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好让他不要滑下去。莎莉小姐给他做的那个姓名牌顺着细绳滑落，掉在他的衣领上面，戳着他的下巴。莉比把它推到一边看不见的地方，就在她的裙子下面，她自己还可以感觉得到。得把这些姓名牌保管好，“备着万一有事的时候用。”她很想知道，莎莉小姐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有什么事呢？他们熟悉的笑眯眯先生就在火车头那儿，列车长也受托照看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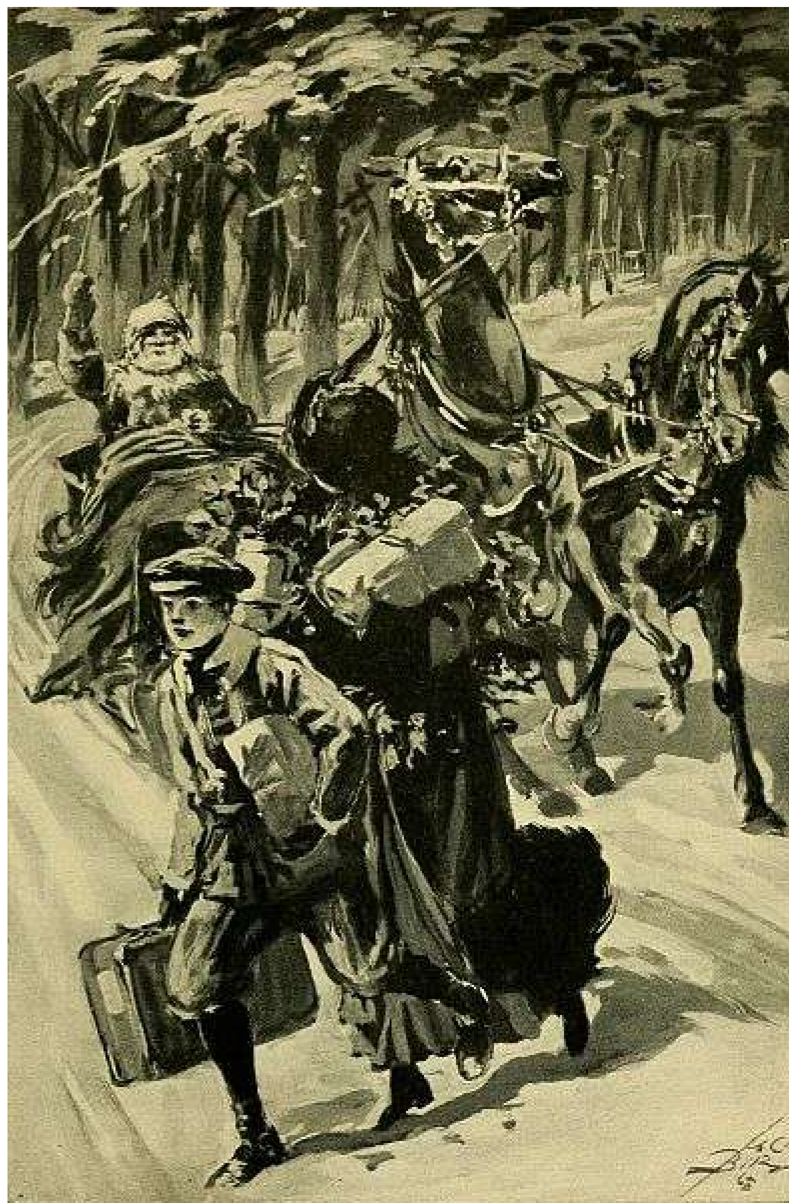
这时她突然醒悟到自己为什么害怕了。也许她要被迫走得越来越远，无法

再回来见他们了。她和威廉不会知道该怎么办，要去哪儿。他们会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平安夜时在一个大城市里迷路，他们会被冻死在某个陌生人家门口的台阶上。她看见过一张冻僵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插图，苏西·彼得斯在学校的课桌里有一本汉斯·安徒生的书。莉比记得，这本书里也有一张狠毒的后妈的插图，回想起这些让她有了更加强烈的不详预感。她会是什么样儿呢？如果这场旅行会有终点，那等到了终点，她和威廉将会面对什么情况呢？要是他们能平安健康地回到枢纽站就好了——

眼泪慢慢地滴下来了。她用没有搂抱威廉的那只手的手背擦去眼泪。她难过得要命，但是她不想把他弄醒，让他看到她哭。一位女士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走过来，坐在她对面的座位上，问她出什么事了，她哭是不是因为想家了，她叫什么名字，他们要去哪儿。可是莉比一句话都不说。眼泪一直扑簌簌地滴着，她的嘴使劲想忍住不抽泣，最后那位女士醒悟到，自己这是把她吓住了，这样试图安慰她的做法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于是她返回了自己的座位。

过了一会儿，威廉醒了，坐了起来。莉比的胳膊因为弯曲着保持一个姿势的时间过长，感觉又僵硬又刺痛。火车穿越一片荒凉的地区，奔驰了几英里，似乎都渺无人烟。他揉揉眼睛，彻底清醒了，这时他们到达了一片圣诞树林跟前。至少，那些树看上去就好像只等着人们往那落满雪的大树枝上绑蜡烛。接着传来吹哨声，这是发信号，示意火车要停靠了，威廉赶紧又跪下，他们俩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

火车停靠的这个地方没有车站。只有奉某个上级官员的特殊命令，这列火车才能在这里停靠，因此一定是某个重要人物要上车了。起初他们只看见一条穿越圣诞树林的雪路，但是在这条距离火车几竿的路上，停靠着一辆由两匹黑色大马拉着的雪橇。每当马晃动脑袋或者用蹄子刨雪时，马龙头上的铃铛就叮铃叮铃响。这两个孩子没有看到，有一个旅行箱被放进了远远地拖在火车后面的行李车厢里，不过他们目睹了火车延误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



她拼命追那个男孩

一个半大小子，一手提着一个手提箱，胳膊下面还夹着一堆包裹，冲向车厢，剩下一个穿皮衣的老先生留在雪橇里拉着马匹。那位老先生的大衣是毛皮的，帽子也是毛皮的，他身上盖的大毯子也是毛皮的。毛皮帽子下面

是浓浓的白发，他的下半部脸上全是毛茸茸的白色胡须。脸颊红润，眼睛笑眯眯的，即使他不是圣诞老人本人，那他也非常像照片上那种最漂亮的圣诞老人，简直就是兄弟俩。

他旁边的座位上是一个年轻姑娘，她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在那雪白胡子上方红扑扑的脸颊部位送上一个吻，然后就从雪橇里跳出来，拼命去追那个男孩。她最多16岁，但是莉比觉得她看上去像一个已经成年的年轻女子，因为她的头发是盘起来的，上面扣着一顶上面插着鲜红色羽毛的小皮帽，身穿一件毛皮镶边的红色大衣，大衣很长，都拖到她的脚踝了。一只手上挂着一排圣诞花环，两只胳膊满满当当地揽着所有的包裹。

等到那个男孩把他的东西都放到孩子们对面的座位上时，他又跑到过道上，这时那边传来叫声："全体乘客上车啦！"他们在门口碰面了，他和那个漂亮女孩，她一边大笑，一边越过那堆一包包的东西向他点头致谢。他举起帽子，冲了过去，就在要跳下火车的那一刻，脚步又停了一下，跑回来，脑袋探进车门，笑嘻嘻地大叫，"圣诞小姐，再见！"

车厢里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着笑了，等她走进过道时，大家又都转头看她，简直是没有比这更可爱的圣诞画面了，她穿着红色长大衣，怀里抱着礼物包，胳膊上挂着圣诞花环。那顶插着鲜红色羽毛的小皮帽上点缀着白雪，冷飕飕的风吹得她的脸颊红扑扑的，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她简直就是圣诞节快乐气氛的生动化身。她走进来时似乎随身带来了全部节日的快乐气氛，就好像鲜红色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带来了整个春天的美妙气息。

威廉顺着座位边慢慢往前蹭，最后蹭到了莉比旁边，他们两个人坐着，瞪大了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那个男孩叫她圣诞小姐！

假如送她来的那个雪橇是驯鹿拉着的，她的那些包裹是背在后背上，而不是夹在胳膊下面，那就更让他们着迷了。有一阵他们几乎都无法呼吸了。那个满脸喜悦、神采奕奕的女孩脱掉红色长大衣，交给列车员挂起来，之后她就坐下，把它的包裹分成3堆。做这件事花了点儿时间，因为她必须不断地去查看写在一个长条纸上的名单，比对这些名字跟包裹上的名字。她做这事儿的时候，列车长走过来要求查验她的票，她问了几个问题。

是的，他明确告诉她，火车15分钟后抵达东布鲁克站，将在那里停靠一段时间，要给火车加水。

"那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应付这些事情了，"她说。"我还要分别在森特维尔站[注]和里奇利站[注]转交一些东西。"

当列车长说到帮助圣诞老人的话题时，她笑着回答："是的，叔叔觉得我随身带着这些易碎的东西要比把它们放到烟囱里去更好。"接着她又回答了一个问题，但是莉比没有听清是什么问题，"噢，那没问题。叔叔给那条铁路线上所有的人都打了电话，每个地方都安排了人接待我。"

当火车停靠在东布鲁克站时，列车员和列车长都来帮她把第一堆包裹收到一起，车厢里的人们站起来，伸长脖子看她拿那些东西干什么。莉比和威廉也能看见。他们在靠近站台的那一边。她把包裹交到几个似乎是正在等她的人手里。她简直是立刻就被一群年轻小伙子和姑娘给围住了，大家都和她握手，然后马上就聊了起来。从他们那响彻整个通廊的说话声可以听出，大概他们大家前一晚和她参加了一个聚会。当她不得不离开他们匆忙上车时，一阵再见声和"圣诞快乐"声一路伴着她走进了车厢。这次她是空手回来的，这时人们纷纷抬头看着她，直率地冲她微笑，她也冲大家微笑，就好像他们大家都是朋友，正在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光。

到达森特维尔站时，她提着第二堆东西冲了出去。远处有一些人正在从座席客车下车，但是普尔曼卧铺车上没有人下车。她没有下台阶，而是探过身子，冲一个胳膊上挎着购物篮的有色老人喊道："摩斯，我在这儿呐。快过来！"

之后威廉和莉比听到她说："告诉'老小姐'，这棵圣诞树是诺斯叔叔给的。他想把这个送给她，因为这是他自己家的地上长的，而且是那里最好的圣诞树。不要把浆果碰掉了，一定要拿好这个最大的包裹。无论如何都不要把它弄破了。还有——哦，对了，摩斯"（说这话时她压低了声音），"这个是给你的。"

是什么东西从那只白白的小手里被交到了那个老仆人粗糙的褐色手里，车厢里好奇的观众们并没有发现，但是他们听到了充满快乐的咯咯笑声，有几个人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了起来。

"丽莉小姐，上帝祝福你，你真是圣诞老人家的花朵儿！"

这次，当她回到车厢时，门旁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叫住她，抬起头，透过眼镜友好地冲她微笑，问她是不是要回家过圣诞节。

"没错！"得到的是热情的回答。"跟您说吧，对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来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呢——在学校度过了第一个学期，现在是第一次回家。我本来4天前就应该到家了。我们的假期是从上星期五开始，可是我去参加了表姐家的家庭聚会耽误了几天。我想家都快想疯了，但是我又不能错过这次聚会，因为她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也是我的表姐，昨天晚上是她的生日。您大概也看到了所有那些在东布鲁克站接待我的人吧。他们也都参

加了聚会。”

“真棒，”那个小个子老太太一边频频点头，一边说。“宝贝，真是太棒了。现在你就要在一年里最美好的时间回到家里了。”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她高兴地回答。“对我来说平安夜就意味着和爸爸到处去送礼物，这我可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的。真高兴今年下了这么多雪，我们可以坐雪橇去了。去年我们不得不坐汽车，那一点儿都不好玩。”

这之后，莉比和威廉几乎一动不动，就这样坐到了里奇利站。他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火车一英里一英里地往前走着，他们的眼睫毛几乎都一眨不眨，兴致勃勃地盯着她看。在里奇利站她转交了所有其余的包裹以及圣诞花环，最后只剩下两个花环。她把这两个花环挂在她旁边的窗户上方，然后拿出一本杂志，舒舒服服地坐到座位角落里读了起来。

当她最后一次在过道里走时，她注意到坐在自己对面的两个小邻座板着脸、闷闷不乐，觉得奇怪，为什么车厢里仅有的这两个孩子却对这欢乐的气氛完全无动于衷呢。她觉得，事情肯定有点儿不对劲，她拿着杂志，边翻页边往他们那个方向瞟了几眼。小姑娘一副既不安又很难过的神情，夸张地皱着眉头，不过还是露出一脸孩子气的天真表情。她看上去那么小，那么孤单，好像有什么烦心事。圣诞小姐决心一有机会就去安慰她。她知道最好不要像那位好心的女士当天早些时候那样去要求她信赖自己。

当她开始看杂志时，威廉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伸了个懒腰。显然这一阵子她不会干其他事，那盯着也是白搭，一动不动地坐了那么长时间，他也觉得烦了。他慢慢从座位上蹭下来，然后爬到旁边的座位上，这期间双脚不小心蹭到了莉比的裙子。已疲惫不堪的莉比立刻生气地训斥他，他也以牙还牙地反击起来。

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声音高过了火车的噪声，过道两边的人都听到了。那个头戴插着鲜红色羽毛的小皮帽的身影正低头看杂志，姿势一动不动，不过手中的杂志也没有再翻页。那稚气的高音正在揭开一个远比女孩浏览的杂志有趣的故事。她听到其中提到了她的名字。他们争论的话题是她。

一动不动地坐着太烦躁了，没办法释放他那旺盛的能量，威廉正想吵架呢。于是他们很快就吵了起来，期间多次隐约提到过去和现在的事，还生气地吓唬说，到这场旅行结束时他要是还不改正的话，他可能会有麻烦。那位静观他们的听众从这争吵中搜集到了有关他们的主要信息。这场争吵的结局是威廉哭了起来，他不断地用脏兮兮的小手抹眼泪，所以不得不再

次护送他到门帘后面，到那个亮闪闪的水龙头和池底有拴孔的水池跟前去洗脸。

当他们回来时，圣诞小姐已经把杂志放到了一边，拿出一个编织品。她做的工作就是把红色的毛线绕到一根铅笔上，一圈一圈又一圈地绕。不过眼下她的手停住了，猛地一拉把两头系住，然后就用剪刀剪呀剪，然后她的手指头上就出现了一个软软的毛绒球。她又剪了一个，然后全部修剪了一遍，剪得又光滑又平整，看上去像一个红色的小樱桃。转眼之间她的腿上就有了两个毛线樱桃。她正要开始做第三个，那一大团毛线从她的手指上滑脱了，滚过过道正好到了莉比的脚下。莉比跳起来捡起，交回给她。

“好孩子，谢谢你，”圣诞小姐只说了这么一句，不过一脸灿烂的微笑，莉比拘谨地回到自己座位上，还把大腿上的裙子整理平整了，自从离开枢纽站后她现在才觉得高兴点儿了。还不到两分钟，那个毛线团又滑落，滚到了一边。这次是威廉捡了起来，她以同样的方式向他致谢。但是很快剪刀和毛线团都从她的大腿上掉下来，这时莉比礼貌地捡起一个，威廉捡起另一个递到她跟前，但是她没有伸手接过来。

“这样吧，”她说，“你们两个小朋友上来跟我坐到一起，帮我拿着这一对不能分开的毛线团和剪刀吧。每次有一个掉了，差一点儿就要破坏毛线球头上的造型，另一个也会跟着滚掉。我着急想做完。你们能待在这儿帮我几分钟的忙吗？”

“好的，小姐，”莉比说，表现得很拘谨、腼腆，在对面座位的边上坐了下来，手里拿着那个毛线团。圣诞小姐用一只胳膊搂着威廉，帮他坐到她旁边的座位上。“就坐这儿吧，”她说。“威廉，你拿着剪刀，等我把莉比手里的那个球绕好了，就叫你帮我剪毛线。莉比，你见过这种剪刀吗？这是照着女巫的样子做出来的剪刀。瞧瞧！她坐在把手上，刀刃一阖，就做成了她的那个长尖帽的尖顶。这可是塞勒姆的老女巫镇出产的剪刀呢。”

莉比有点害怕地瞄了她一眼。她叫了他们两个的名字！她是不是也一直顺着烟囱听声音呢？还有那把女巫剪刀！这剪刀看上去像是一个能开启各种秘密的咒语。也许她知道能让后妈不狠毒的咒语。哦，要是她有胆量张口问她就好了！当然，莉比知道，人不应该“随便结交”陌生人，告诉他们自己的心事。莎莉小姐警告过她不要那样做。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圣诞小姐不只是一个普通人。

假如对音乐无所不知的潘[注]尖叫着从树林里出来，有谁会对这充满魔力的叫声不投入地作出回应呢？假如蒂塔尼娅[注]手拿她那优雅的魔杖召唤，谁又不会兴冲冲地被吸引进她那魔圈呢？因此，这两位小旅行者恰恰

听到了那召唤，也响应了其中一位的呼召，这一位不仅对他们施加着影响，而且还和圣诞老人一起分担着美妙的圣诞精神。

1. 原文为 "exiles from home" whom "splendor dazzles in vain." 引自美国剧作家约翰·霍华德·佩恩（1791-1852）的歌剧《米兰的少女克拉莉》中的一首歌词《家，甜蜜的家》。

2. 森特维尔，Centreville，美国马里兰州安妮女王县的一个小镇。（译注）

3. 里奇利，Ridgely，美国马里兰州卡罗林县的一个小镇。（译注）

4. 潘，Pan，希腊神话中司羊群和牧羊人的神，外形为半羊半人，专门照顾牧人和猎人、以及农人和住在乡野的人。潘神爱好音乐，最擅长吹笛子、排萧，能创造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据说他的笛声有魔力，容易教人（包括希腊众神）陶醉、忘我，常常带领山林女妖跳舞玩耍。（译注）

5. 蒂塔尼娅，Titania，威廉·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里一个人物。剧中她是仙后。在后来的小说家笔下，这个词通常就是仙后的代名词。（译注）

第五章

莉比拿着线团松线，速度不快不慢刚刚好，每当圣诞小姐说“剪断!”，威廉就用手里的女巫剪刀把线剪断，不一会儿，圣诞小姐的腿上就有了半打毛线做成的小樱桃。然后，他们帮忙把毛线捻成细绳，这绳子是用来绑那些小樱桃球的，他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她那灵巧的手指，这时，她正把绳子固定在一件用钩针编织成的红色外套的正面，外套是她从自己的手提箱里取出来的。

“瞧！”她喊道，把外套举起来给他们看。“这是要放进一个可怜的小家伙的长袜子里的，他跟威廉差不多大。他的腿有残疾，只能整天待在床上，他请求圣诞老人给他一件柔软暖和的衣服，这样，当他在床上支撑着坐起来看他的玩具的时候，就可以穿着它。”

最后，莉比终于鼓起勇气，从她那发干的喉咙里蹦出了她早就想问的问题。

“圣诞老人是你的爸爸吗？”

“不是，不过我爸爸和诺斯叔叔都跟他长得特别像，所以人们经常把他们弄混，就像人们经常把双胞胎弄混一样，而且圣诞叔叔现在实在太忙了，所以，他就让我爸爸帮他搭理很多事情。事实上，我们全家都在帮忙。以前的城市比现在小，也比现在少，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能顾及到每个人了。最近，他交给我们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他甚至开始吸收一些人加入到他的大家庭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帮他的忙了。现在，差不多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里，他都有一个收养的兄弟姐妹，或者亲戚之类的，有些时候，比你大不了多少的孩子也申请加入他的大家庭呢。帮助人真是太有意思了。”

听到这个，消息莉比沉思了片刻，然后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他会去见他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吗？”

“不，当然不会了！谁都没见过他。他只是发简讯，就像无线电报那样的。你知道那是些什么简讯吗？”

莉比摇了摇头。她从没听说过那些简讯。圣诞小姐给她作了解释。“他发的简讯就这样倏地一下子钻进你的脑袋，”她补充说道。“一天，我正忙着学代数课，突然，倏地一下子，一个想法钻进了我的脑袋，这个想法就是，小杰米·费奇想要一件暖和的红色外套，让他坐在床上的时候穿，而且，圣诞叔叔想让我来完成这件事。当天下午，我就进城买了毛线，事后

我觉得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温暖，充满了节日的快乐，我知道自己没有搞错。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家人都乐意帮他。因为在帮他做事的过程中，他给了他们这么美好的感受。”

现在，轮到威廉发问了。他问的问题很突然，完全转变了话题。

“你见过后妈吗？”

“是的，我确实见过！罗莎莉表妹就有个后妈。她是诺斯叔叔的妻子。我不久前还去过他们家呢。”

“她长着獠牙吗？”

“长着什么？”圣诞小姐惊讶地反问道。

“他的意思是说大长牙，”莉比解释说。“苏西·彼得斯说，所有狠毒的人都长着大长牙。”

“就是像这样伸出来，像猪的牙齿那样的，”威廉急切地补充道，说着还把自己的嘴唇往一边一扯，露出一颗又小又白的牙齿，假如他就是所谓的这种恶人，那么那颗尖牙就会长在那个地方。

“天哪，不是那样的！”圣诞小姐吓得叫道。“那种人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有，而且总是和食人魔、巨人一起出现。这你不知道吗？”

威廉摇了摇头。“莉比和我都担心我们的后妈长那样，如果她真长那样，我们就要想办法对付她。我们会把她关进一个可怕的黑地窖里，或者——差不多这种的吧。”

圣诞小姐面色凝重。这里存在着可怕的误解。有人曾把模糊不清的想法和不信任感灌输给这两个孩子，这可能会让他们一生都深受其害。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乘客，可能就不会觉得把他们的想法纠正过来是她的职责。而她所在的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错误想法都会有股冲动要把它纠正过来。这是来自天路的冲动。她放假的前一个晚上，在小礼拜堂唱圣诞颂歌的时候，主持牧师把那条朝圣路说得那么美妙，在这个圣诞节假期，可能他们所有人都要跟着那颗星星，带着他们的礼物乳香和没药去朝圣，尽管他们没有黄金。她想，她的机会来了，要是她足够聪明，知道该怎么解释就好了！

她还没想出怎么开始，一位餐车招待员穿过车厢走过来，宣布晚餐时间到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她得快点儿了，在这次旅程结束之前要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她把那件钩针编织的小外套放回手提箱，扣上箱子，站了起

来。

“走吧，”她说着，向姐弟俩一人伸出一只手。“咱们去餐车吃点儿东西吧。”

莉比想起了纸盒里那丰盛的晚餐，大人们告诉他们天一黑就拿出来吃，不过她一句话也没说，而是听话地跟着圣诞小姐沿过道走去。此刻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驱动着她。她就像是被拉进了仙女圈(注)。

眼下，威廉那对乘坐普尔曼卧铺车的憧憬终于变成了现实。这儿有亮晶晶的玻璃杯，闪闪发光的银质餐具，带有灯罩的发光的蜡烛，他自己则坐在其中一张小餐桌旁，火车像一只巨大的翼龙，在夜色里飞驰，边飞边吐着烟雾和火焰。

圣诞小姐仔细看了看放在她的盘子旁边的菜单卡，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钱包里的钱，然后写下了要订的饭菜。她写的时候面露笑容。她想让这顿饭永远留在这两个孩子的记忆里，她可以肯定，住在像枢纽站这种地方的孩子，一定从来没有在平安夜吃到过草莓；而且是在这样一个白雪皑皑的平安夜。刚才第一眼偷偷查看自己的钱包时，有那么一会儿，她担心里面的钱不够买草莓的了。

填写订菜单的时候，谁也没有话要说。威廉和莉比正忙着看周围的人和事，他们的同伴圣诞小姐则一心想着待会儿她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不一会儿，一位餐车工作人员从他们的餐桌旁走了过去，威廉认出了他，觉得有点惊讶，不过他没有吱声。先前，威廉就是捡到了这个人的小盒子，这人曾保证要向圣诞老人夸夸他。很明显，他已经夸过了，因为现在威廉已经在全身心地享受自己曾经向往的东西了。然而，这个人并没有朝威廉看。他正忙着满足那些不耐烦的大人们的要求，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坐在墙边、没有需求的安静的小男孩。



艾娜公主的故事

后来，餐车招待员来了，一只手托着一个巨大的托盘，托盘高过他的头顶，孩子们屏住气，出神地看着他，就像看一个变戏法的人在变戏法一样。这是一顿简单的晚餐，因为圣诞小姐还很年轻，还记得她在幼儿园时

都吃些什么样的饭菜，不过那一盘奇大无比的草莓让这顿晚餐显得棒极了，这么大的草莓威廉也只有在餐车的冰箱里看到过，在别的地方从没见过。枢纽站的草莓可长不了这么大。

不过，使得这顿饭超出凡间享受，将尘世的食物转变成仙馐佳肴的，是当他们把白糖撒到草莓上时，圣诞小姐给他们讲起了故事。那是一个关于艾娜公主的故事，她有六个哥哥，这六个哥哥被一个坏巫婆变成了天鹅。故事非常有趣，她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止一次，莉比和威廉都听得出了神，任由勺子停在半空中，都忘了把草莓放进嘴里，他们被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同时，这个故事又让人非常伤心，因为，那些王子在24小时里，只有一次，而且只有那么一小会儿，才能抖落他们身上的天鹅羽毛，重新变回她的哥哥。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就飞回到他们的妹妹艾娜的身边，眼里含着泪水，恳求她帮他们打破这残忍的魔咒。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但是那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办法。她必须在可怕、黑暗的黄昏独自一个人去一个地方，那里长着野紫菀，也叫星星花。如果她能采摘到足够多的这种星星花，然后用它们为她的每一个哥哥编织一件斗篷，就是那种能把他从左翅尖到右翅尖完全包裹住的斗篷，那么，把斗篷一扔到他们身上，他们立刻就会从咒语中解脱。不过，采集这种花时不能说话。只要张口说出哪怕一个字，就会让她前功尽弃。而且，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些星星花只在荆棘和杂草丛中生长，她的双手会被荆棘划伤，被荨麻刺痛。然而，不管划伤多么严重，也不管身上起了多少水泡，她必须保持沉默，不能有一句怨言。

此时，圣诞小姐讲故事的方式，让你觉得是你，而不是艾娜公主，正在穿过可怕的暮色寻找着那些充满魔力的花。有一次，莉比觉得荆棘划得很厉害，她都小声说了句“哎呦”，而且还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有点儿期待会看到手上的鲜血。当讲到编织最后一件斗篷的时候，说是材料不够，凑不成一个能把最后一个翅膀尖裹住的大斗篷了。——这时威廉都忘了吃饭。不过，还是足够把最后一只天鹅变回她活生生的哥哥，尽管有一只胳膊永远变不回来了；当六个哥哥全部围在他们亲爱的妹妹身边，因为他们的获救而高兴地流泪时，威廉一脸兴奋样儿，就好像他自己刚刚从天鹅变回了人似的。

“现在，”当招待员拿着账单，去取要找给他们的零钱的时候，圣诞小姐说，“你们可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故事，一辈子都要记住了。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魔力，可以用在很多事情上。这故事是露丝小姐讲给我的。她很久以前用过这种魔力，那时她想把罗莎莉变成她真正的女儿，我也用过它，那时我想把一个假装是朋友的女孩儿变成我真正的朋友。你们要用它把你们的后妈变成你们真正的妈妈！待会儿我们回到座位上以后，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去做。”

在回座位的途中，他们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那儿停下来，呼吸了一会儿新鲜空气，眺望着窗外白雪覆盖的乡村，乡村白茫茫地沐浴在月光里。雪花已停止飘落。

“我看见天路了！”威廉用歌声般的欢快语调喊道，并用手指着夜空中闪闪发光的银河。“那只大大的驯鹿很快就会从那条路跑过来了！”

“还有圣诞天使们，”莉比虔诚地补充道，有点儿像是在自言自语。

“而且那里有生长星星花的地方，”圣诞小姐插话道，语调就像在唱歌一样。“以前，有一位可爱的诗人管那些星星叫‘天使勿忘草’。现在我们站在这儿，抬头就能看到它们，那我就把关于它们的故事讲给你们听吧。嗨，真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通俗易懂，让你们能听懂我讲的东西呢！”

他们站在那儿，随着晃动的火车而摇摆，她一手搂着一个孩子的肩膀好帮他们站稳了，然后开始讲了起来：

“是这样的。当你们回到家，也许会遇到许多你们不喜欢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你们很不高兴，就像艾娜的那个任务让她也很不愉快一样。它们不会划伤你们的双手，也不会让你们的双手起水泡，不过，会让你们觉得非常受伤、烦躁、生气。可是，如果你们像艾娜那样不退缩，不开口抱怨，那就好像采摘一朵小小的白色星星花一样，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顺从。你们采的越多，你们用来编织斗篷的花就越多。有些时候，你们要自己找机会帮她做事或者做些让她高兴的事，不要等着她吩咐你们做。为了要那样做，也许你们不得不停下你们的玩耍，放弃你们自己的娱乐。那会有点儿伤害到你们的感情，但是这就好像是采摘一大朵金色的星星花一样，所代表的意思是善良。如果你们这样坚持做下去，就像艾娜一天天做的那样，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到时候你们会编织出一件漂亮的大斗篷，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爱。当斗篷足够大，大到能把全身都遮盖住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她变得简直跟亲妈妈一样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听懂了，女士，”莉比郑重地回答。威廉没有答话，不过他那迷离的眼神表明，他正在思考圣诞小姐刚刚跟他讲的那些话。

“现在，咱们得赶紧回车厢里了，”她语气轻松地说。“外边太冷了。”到了车厢里，她看了看手表。七点多了。再过一小时多一点儿，这两个孩子就要到达旅行的终点了。接下来过不了多久，她也要到达她的目的地了。对于莉比和威廉来说，这是疲惫的一天。尽管他们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芒，瞌睡精灵却离他们不远了。已经到了他们平时上床睡觉的时间，所以两人哈欠连天的。按照圣诞小姐的嘱咐，列车员拿来了枕头和毛毯。她在

面对面的两个座位上为每个孩子铺好床，然后给他们盖好毯子。

“现在，”她弯下腰对他们说道，“在你们的爸爸来接你们下车之前，你们还有时间好好地睡一觉。不过，在你们睡着之前，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你们可要永远记住了。你们一定要开个好头。你瞧，那就像给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开始的时候就扣歪了，那么一直到最底下，都会全歪了，除非解开扣子再重新扣。所以，如果我是你们呀，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施展星星花的魔力。记住，只要尽力了，就可以把它施展在任何人身上。而且也要记住，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像你们每人都会得到一只圣诞长袜子一样真实！”

她轮流朝每个孩子弯下腰，用她那含笑的双唇轻吻他们的眼睑，这之后的好几天里，每当莉比想到这个吻，都激动不已。仿佛某种神圣的符咒，随着这吻已经附在他们身上了；这符咒使他们的眼睛对荆棘和荨麻视若无睹，帮助他们只看见那些星星花。

不到五分钟，莉比和威廉就都睡熟了，列车员正在把冬青花环、红色外套，以及行李箱放回上一站空出来的隔间里。又过了不到两分钟，圣诞小姐就把她行李箱里的东西全部掏了出来，放在她旁边的座位上，然后急急忙忙地在这些东西里翻找着。因为，她刚向那两个孩子提到长袜子，就倏地一下子，直接从天路来了一个简讯，这个简讯不容忽视。知道她将会和这两个从枢纽站来的孩子一起乘坐火车，圣诞老人就交代她要给他们送长袜子。

开始的时候她有些担心，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空间这么有限的车厢里，她不清楚应该怎样去做。不过，自从他第一次让她荣幸地帮他以来，她从来没让他失望过，现在，她也不打算让他失望。她的大脑不得不像她的手指那样快速动起来。在她所带的东西里面，没有一件可以用来做长袜子的，除非——她叹了一口气，把那件和服拿起来，抖开，这是目前为止她拥有的最漂亮的和服。和服的底色是最为柔和淡雅的灰色，上面布满了白色樱花图案，镶边用的是宽缎带，颜色是熟透了的红樱桃的颜色，闪闪发亮。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可以用来做长袜子的东西了，不得不把这件亮丽可爱的和服剪掉了，至少也得剪掉一边。也许，她可以把另一边剩下的剪开，然后用窄些的带子重新镶边。不过，就算她不知道怎么重新镶边，那也必须用它做长袜子。火车依旧在夜色里飞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咔嚓！咔嚓！女巫剪刀一下一下剪了下去，长长的红色缎带在她的手里松散了。二十分钟以后，两只鲜红色的长袜子便铺在了她面前的座位上，镶边用的是银丝带。缝合处是用白线匆忙缝起来的，她只有这个，不过针脚在里面，看不出来。虽然有几个地方的针脚露了出来，但是所有缝合的缺点都用丝带遮盖住了，两只长袜子就是用这些丝带镶边的。这些丝带是她

从一根指挥棒上拆下来的，指挥棒是前一天晚上一个德国人连同其它几样礼物一起送给她的，她正打算把它们带回家。那根指挥棒太长了，只有斜对角放进她的行李箱里才能装得下。那上面缠了足有好几码长的丝带，顶端是一只银丝网做的蝴蝶。

缝制长袜子的过程中，她绞尽脑汁地想着往里头放什么。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火车上的小贩身上了，于是就恳请列车员把他领过来。但是，他来了以后，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因为现在是平安夜，每个人都想从他那儿买点什么，所以他的货物差不多全卖光了。他连一枚坚果、一只苹果，哪怕是一包口香糖都拿不出来了。不过，他说，他还是剩了点东西的，两只玩具小灯笼，上面还有红色的玻璃框，灯笼里头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糖果，而且，他还剩下了几个橙子。今天早些时候，他还有几支装满糖果的玻璃小手枪来着。他返回去取这些存货。

看到那些灯笼的确是微型导体灯笼，圣诞小姐总算可以满意地拍手了。这两个看惯了火车的孩子会喜欢它们的。她往每只长袜子里塞进一只灯笼，然后又往每只里面放了一个橙子。这样把长袜子的腿部是塞满了，但脚丫那儿还是松松垮垮的，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明显看得出里面是空的。圣诞小姐又瞥了一眼她的手表，便急忙回到餐车。那些餐桌上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她在门口找到了一位餐车工作人员。她给他看那两只长袜子，恳求他想想还能放点什么可以把它填满。他有没有坚果、葡萄干之类的东西呢？什么都行，哪怕是小蛋糕，只要她可以马上拿到手就行。

他倒是有咸杏仁和餐后薄荷糖，然后派一名餐车招待员飞快穿过过道去取些来。她边等边解释说，这些东西是要送给两个孩子的，他们从枢纽站上车，一路独自旅行。这是小威廉第一次乘坐普尔曼卧铺车。“枢纽站”和“威廉”这些字眼似乎勾起了这位餐车工作人员的某些记忆。

“不知道他是不是捡到我的小盒子的那个小家伙，”他说。“当时我问了他的名字，打算送他点儿圣诞礼物，但是后来太忙了，就把这事给忘了。”

那名招待员拿着坚果和薄荷糖回来了。圣诞小姐付了钱，急忙返回自己的车厢。她不得不再次在她自己那堆东西里翻找，看能不能找到可以包裹那些咸杏仁的包装纸。如果就那样直接放进去的话，它们会把那红色缎子腐蚀坏。就在这时，那位餐车工作人员来到了门口。

“小姐，打搅一下，”他说。“你能让我看看那个小家伙吗？如果真是他的话，我想送他一个火车上的小玩意儿。”

她沿过道指向那个座位，威廉正躺在那儿熟睡着，一只肥嘟嘟的拳头紧贴在他柔软的脸蛋下面。这位列车员微笑着端详了一小会儿，然后走了回

来。

“没错，就是那孩子，”他告诉她。“他好像对凡是跟火车有关的东西都很着迷，我想，如果他在自己的长袜子里发现这个，肯定会高兴的。”

他递给她一个小型剪票器。“我用它记录订单卡片，”他解释说，“不过在接下来的路上我用不到它了。”

“多漂亮呀！”圣诞小姐大声说道。“他肯定会非常高兴，我自己也非常感激你，这样就能把他的长袜子填得更满，看起来也就更好看了。”

他走后，她打开杂志，只是为了尝试一下那个剪票器，她用它夹住一页纸。咔哧，夹了下去，她立即发出了一阵轻轻的欢呼声。剪票器在页边剪出的那个轮廓分明的孔是星星形状的，一个小小的白色纸星星掉了下来，落在她的膝盖上。

“哈，这会帮他记住那个魔力的！”她自言自语道，想到这个她高兴得两眼放光。“要是我有什么能送给莉比，让她也记着那个魔力就好了！”

然后，突然之间，直接从天路来了另一条简讯！她可以把那枚小小的金色戒指送给莉比，那是前一天晚上，她在吃她那片生日蛋糕的时候吃出来的。在蛋糕里有一枚戒指，一枚顶针，和一枚10美分的硬币，她咬到了那枚戒指。戒指太小，只适合小孩子戴，她根本就戴不进去，不过她打算把它带回家，放在她的纪念簿里。那个夜晚真是太棒了，她想用那枚小小的金色戒指当做对它的纪念，尽管，当然了，对她来说是不可能忘掉那么一个美妙的时刻的，哪怕是多年以后。不过，莉比就有可能会忘记星星花的故事，除非她有一件东西时刻提醒着她。

有那么一会儿，她把它拿在手里，犹豫着，等到再次传来那条“送出去吧！”的简讯时，她不再有任何犹豫了。她把它放进小小的戒指盒里，合上盖子，穿过灯笼、橙子、坚果、薄荷糖，把戒指盒塞进脚趾头的部位，这时，一阵又温暖又高兴，充满圣诞节喜庆气氛的感觉传遍了她的全身，于是她知道了，虽然犹豫再三，她还是正确解读了来自天路的简讯。

这时候，很多乘客都已经下车了，余下的大部分乘客，正在他们的座位上歪歪斜斜地打着瞌睡。但是，那些碰巧醒着而且还很警醒的乘客，看见了一幅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画面：一个可爱的少女，因为圣诞节的缘故，脸上神采奕奕，充满了爱和给予的快乐，她悄悄穿过过道，一声不响地把什么东西系在了两个熟睡的孩子各自铺位的上方。那分别是一只红色的长袜子，像樱桃一样闪闪发亮，银色的镶边仿佛闪耀着光芒的仙女光环一般。

她转眼之间就消失了，但是长袜子依然挂在那里，当那两个熟睡的孩子醒来的时候，这会向他们证明，星星花的魔力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爱确实会创造奇迹，来自天路的每条简讯，都是在附和圣诞天使们踏上那条熠熠生辉的大道时唱响的歌声，预示着将会给整个大地带来祝福与平安。

1. 仙女圈，森林或草地上的蘑菇菌类自然形成的圆圈或弧形，传说中认为是精灵和仙女跳舞时形成的。（译注）

第六章

威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圣诞节早上了，他睁开眼睛，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仿佛来到了一个新世界。他躺在一张白色的小床上，这种床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毛毯是蓝色的，四周的镶边都是白色小兔子图案。一面折叠屏风将他和房间的其余空间隔开，这屏风就像一幅巨大的图画书封面，封面上是鹅妈妈童谣故事里的全体家庭成员。他躺在床上，盯着屏风看了一会儿，这时他认出了汤米·塔克、傻瓜西蒙、哈伯德大妈的狗，于是就感觉不像刚开始时那么陌生和不知所措了。

在枢纽站的时候，在尼尔叔叔生火之前他必须静静地躺着，等到房间里暖和起来才能起床；不过，这里已经相当暖和了，他可以听到什么地方水蒸汽在嘶嘶作响。那声音似乎是从窗户下面的金色管子传来的。他想知道屏风那一边是什么，便从小兔子毛毯下面溜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在鹅妈妈图画形成的那道墙那儿偷偷张望。那一边是莉比，她躺在另一张和他的一模一样的白色小床上。他向上一跳，猛地扑到她的床上，在她旁边动来动去。

莉比刚醒来的时候跟威廉一样感到困惑不解。后来，她开始模模糊糊地记起昨晚的事情。她记得有人把她从车厢座位的枕头上扶起来，拥抱亲吻她，把她那睡得软塌塌、懒洋洋的胳膊塞进了大衣袖子里。有人牵着她的手，拉着她匆忙走过过道，前面是她的爸爸，他正抱着威廉，因为他睡得太熟了，他们根本没办法给他穿上外套。外套只是包裹在他身上。然后她记得坐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一路颠簸穿过城里，她的头枕在一位女士怀里的暖手筒上，后来，在她的衣服扣子被解开的时候，她也是倚靠在那位女士身上，她的眼皮一直都耷拉着抬不起来。在她的记忆里，她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瞌睡过。

突然，她直挺挺地从床上坐起来，盯着挂在床尾柱子上的一件东西；那是一只红银两色的圣诞袜，是给她的！甚至，从她现在的位置，她也能看到圣诞小姐用大号字体印在纸片上的名字“莉比”，那张纸片就钉在圣诞袜上。

她抓起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只圣诞袜，开始用颤抖的手指急切地在里面摸索，只有那些曾经体会过因为高兴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人，才能略微懂得莉比现在这种快乐无比的心情。这时，她在脚趾头的位置发现了“一个跟莫迪·彼得斯的一模一样的金灿灿的小戒指”，她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嘴里只是发出：“哦——哦——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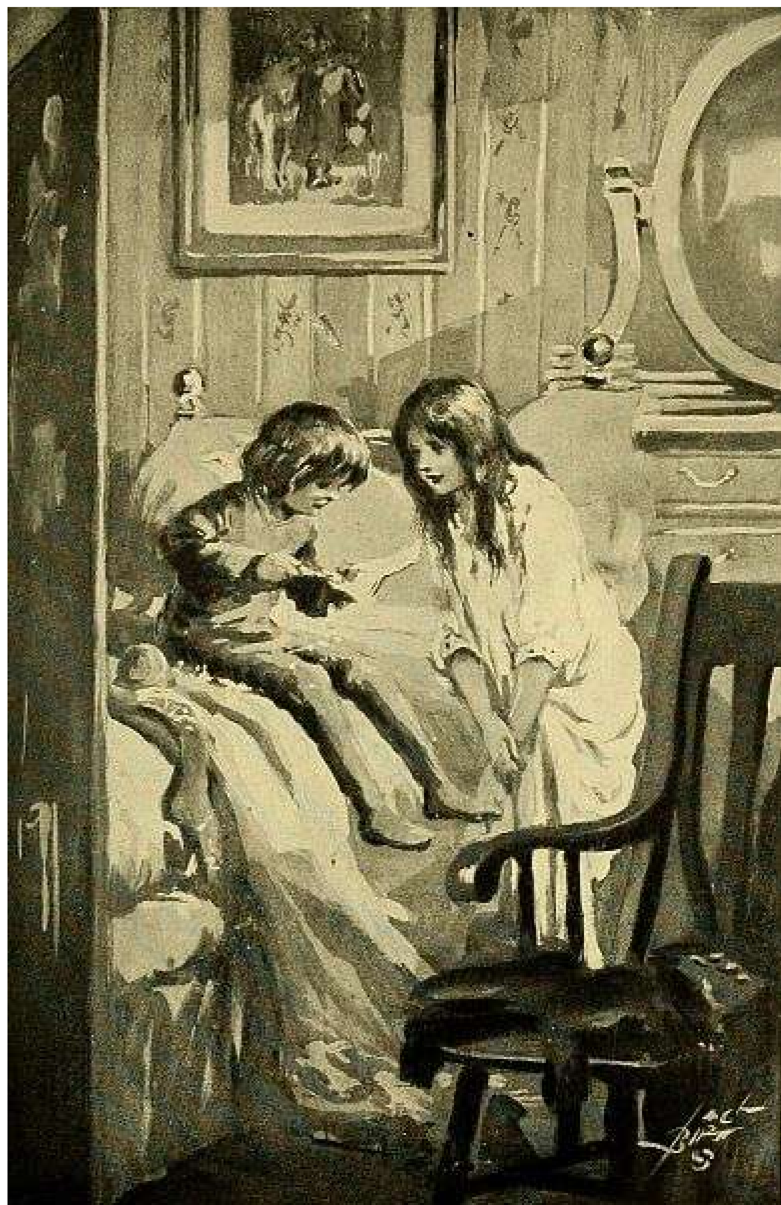
“哦，威廉！”当她终于能说出话来的时候，这样喊道，“幸亏我们当初相信了，是吧？”

“可是我没收到长袜子，”他沮丧地说，羡慕地看着她把戒指戴在手指上、摆弄着手欣赏着。

“你当初要的也都得到了呀：不就是坐火车嘛，”她高兴地提醒他。“你看没看你的床柱子上面有没有挂什么东西呢？”对了，他还没有查看呢，听到这个提议，他马上从莉比的床上蹦了出来，像一只毛茸茸的白色猫咪似的连滚带爬地钻进窝里，跪在他自己的小兔子毛毯上。

“哦，莉比！真的有一只。真的有！”他兴奋地喊道。“它滑到床柱子后面了，所以我之前没看见它。里面有一个橙子，还有一只灯笼，跟你的一样，这是什么呀？哦，快看！”

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兴奋，于是莉比走到鹅妈妈屏风的另一头威廉这边，从他手里抢过那个小型剪票器，那神态几乎跟他从长袜里拿出来时一样急切，她在那张写有“威廉”名字的纸片上试了一下，那纸片就钉在长袜的脚趾位置。前一天，他们曾看到列车长用他的剪票器检票，那时，他们俩每人都希望得到一个，用它玩他们最喜欢的游戏。咔哧，夹了下去，他们都急着看打孔的效果，头撞到了一起。在纸上有一个轮廓清晰的孔，形状是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孔里掉下来落在了毛毯上。列车长用的那个剪票器打出来的孔是圆的。这个要比那个好一千倍。



星星纷纷飘落到毛毯上，这让她想起了星星花

在这之前，这两个孩子发现自己置身于新环境，还一直处在不知所措的状态中，完全忘记了圣诞小姐，也忘了她讲的艾娜和天鹅们的故事。但是现在，莉比抬起头来，威廉趁机夺回剪票器，赶紧动作飞快地在纸上打起孔

来。星星纷纷飘落到毛毯上，这让她想起了星星花的魔力，他们得到的建议是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使用这魔力。莉比马上退回到屏风另一侧自己那边，开始穿衣服。“你忘了吗，”她提醒威廉，“她说我们尤其得开个好头。那就像给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一开始没开好头，接下来的每件事就会一直很糟。我要开个好头了，因为我已经发现，一旦习惯成自然了，表现好和表现坏都一样容易。”

威廉没有注意莉比在说什么。他在那张纸片上打满了孔，已经一个孔也打不下了，之后，他又在柔软的毛毯边上试剪票器，只是为了看看它能不能剪一颗蓝色的星星下来。但是剪票器剪在毛毯上不像在纸上那么好用。只有一撮毛线变松了，堵在了剪票器里，后来，他轻轻一扯，那个孔就几乎看不见了。他没有把这个拿给莉比看。

这是那天他最后一次想到那个魔力，因为，他们的爸爸从门那儿探进头来说“圣诞快乐”，说他过一小会儿就过来帮他穿衣服，还说他们的妈妈也会来，帮莉比梳头发，然后尽快把东西都收拾好，因为他们得赶紧下楼去吃早餐，看看她为他们准备的一大惊喜。

威廉的动作非常快，等他爸爸进来时他已经穿好衣服了；他甚至还自己马马虎虎洗了手和脸，没有什么需要为他做的了，只剩梳头了。给他梳头的时候，爸爸乐呵呵地说着话，开着玩笑，威廉根本没有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对他感到生疏。但是，过了一小会儿，爸爸大声说：“妈妈来了”，随后有人把他拥在怀里，吻了他，祝他圣诞快乐，然后也对莉比重复了这些动作，这时他才感到局促不安起来。

她笑眯眯的，看上去很亲切，就像莎莉·沃茨小姐，或者他们在枢纽站的某位熟人一样，不像是一个后妈。假如威廉事先不知道她就是他们的后妈，而且大家都期待他能喜欢她，那么他会立刻喜欢上她的，几乎像他喜欢莎莉小姐那样。但是他感到害羞和不安，而且，他不知道该管她叫什么。“妈妈”这个称呼不属于她。永远不会属于她的。那个称呼属于挂在墙上的那张漂亮照片上的人，从两张小床都能看到它，晚上看它最后一眼才睡觉，早上醒来第一眼就是看它。他们在枢纽站有一张小点的跟这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不过这张更漂亮，因为这张的双颊上透着浅粉色，含笑的双眼里透着蓝色，而另一张只不过是一张照片。威廉和莉比都很清楚为什么爸爸在给他梳头的整个过程中一再地说到“你们的妈妈”，那是因为他想让他们那样叫她。但是，他可做不到！他还不了解她。他觉得除了叫她她或者她的，叫任何别的自己都会叫不出来。

当爸爸背着威廉下楼去吃早餐时，她牵着莉比的手，说起了如何看到火车座位上钉着的两只长袜，也说到，在车厢过道上一个漂亮女孩突然出现在她旁边，让她一定要把它们挂在两个孩子早上一醒来就能看见的地方。圣

诞老人要她确保让他们一定要得到长袜子。她穿着一件红色长外套，头上戴着一顶上面插着一根红色羽毛的毛皮小帽。当时没有来得及细问她是怎么回事，因为火车只停那么一小会儿，他们设法把孩子们叫醒，然后就匆匆忙忙带他们下了火车，而她只是笑了笑，然后就不见了。

莉比和威廉互相看了看，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圣诞小姐！"本来莉比要接着说一说她是谁的，但是他们已经到了餐厅门口，在那儿，早餐桌的中央，立着一棵圣诞树，树梢上点着一支支长蜡烛，每根树枝上都结满了奇妙的圣诞果实。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圣诞树，整棵树闪烁着烛光，亮晶晶的，因此不用说，这光彩夺目的景观使他们顾不得再想别的。威廉的椅子旁停着一辆儿童三轮车，车上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来自爸爸妈妈的美好祝愿"。莉比的椅子上有一张同样的卡片，和一个玩具娃娃，它不仅有真头发，而且还有真睫毛，还有一整箱她缝制的最漂亮的衣服。

因为今天是节假日，爸爸可以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好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尼尔奶奶和枢纽站。他们在院子里用雪堆堡垒，吃了一顿圣诞大餐，然后坐了好长时间的雪橇，令人兴奋的事一件接一件，玩得不亦乐乎，一直玩到了夜幕降临才罢休。甚至到了这时候，也没时间觉得孤单，因为他们的爸爸坐在炉火旁，两个孩子分别坐在他的两条腿上，他紧紧抱着他们，而这时她在弹钢琴，温柔甜蜜的摇篮曲真是太迷人了，连瞌睡精灵也忍不住偷偷溜出来听她弹琴。

第二天早上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他们的爸爸不得不回公司上班，不过，莉比"扣衣服"时开头开得相当好。洗手的时候，她看见自己手指上那枚小小的新戒指在闪光，便想起了这个。因此，家里只剩下他们和她的时候，她怯生生地问道："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吗？"

想要取悦于人的意愿表现得格外明显，她立刻紧紧地抱了一下莉比，说道：

"好的，宝贝，要是你能陪你的小弟弟玩一会儿，让他高兴起来，那就帮了我大忙啦。"

莉比马上一蹦一跳地奉命行事去了。她知道，威廉想在后厅轰隆轰隆地骑他的三轮车，拿着灯笼和剪票器玩火车游戏。她更喜欢把时间花在新的玩具娃娃上，因为它那一箱子衣服她连一半都还没有给它试穿呢。但是，圣诞小姐的话清晰地在她耳边回响："那就好像采摘一朵小小的白色星星花一样，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顺从！"莉比觉得自己就是在照着艾娜公主的样子在做事，于是加入到火车游戏里，起劲地玩着，让威廉感觉这个游戏比以往任何时候玩的游戏都好玩。

上午晚些时候，他们把三轮车移到了后院，在长长的砖道上骑来骑去，这条砖道通往小路正对的大门。雪已经被清除掉了，砖块既干燥又干净。他们轮流骑三轮车。三轮车是火车头，轮到在后面跑的那个人扮演火车车身。

他们这样玩了有一会儿，这时突然意识到有人在看着他们。是一个小男孩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嘴巴张成一个圆圆的O形，正在小路正对的大门的木桩间偷看他们。这男孩比威廉大两岁，但是看起来邋里邋遢的，袜子都缩到了鞋面上，嘴上还粘着一圈糖浆或者果酱之类的东西。

他们正玩得很尽兴，这一发现有点儿扫兴。让威廉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除了莉比，他还从来没有和别人玩过。他的嘴唇停止了释放蒸汽的动作，他调转方向，一声不吭地开回了房子。莉比也有些惊慌。她的车轮不听使唤了。她跟着往回走，这才让人意识到她是个小女孩，而不是一辆嘈杂的火车。不过，小男孩的出现并没有让这个游戏完全终止。到了厨房门口，他们像刚才一直玩的那样，转过来，勇敢地再次朝小路前进。这次，大门开着，那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进来了。他叫本吉，虽说他俩不认识他，街坊邻居们可都认识他，因为他就像一只流浪猫一样在这附近四处游荡。不管在哪儿，他只要看见有门开着缝儿，就会进去，然后一直在那里待着，直到别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这才会离开。除非家里来人叫他，他才回家。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继续待下去，他就会乖乖地回家，要不然的话就得被拖走。吃饭的时间，不管他碰巧在哪儿，也不管人家有没有邀请他，他总是待着不走。每次本吉突然冒出来，还有他那对什么都好奇的劲儿，真是有点吓人。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正常地问问题。而是木呆呆地瞪着眼睛，悄无声息地偷看你打开着的本子，或者当你说话的时候，站在那里盯着你的嘴巴。

大人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去玩耍，而是站在他们面前张大嘴吃惊地看着他们，听他们说话，而且他总是脏兮兮的，扣子都不扣。尽管他已经六岁了，但是他从来不操心自己的事，袜子总是缩到鞋面上。如果你不忍心看他的袜子缩成那样，那么，你就得亲自动手把他的袜带提好。

三轮车到达终点，停了下来。本吉打开栅栏门，走了进来，一把抓住三轮车。于是威廉就下车了，把车让给了本吉，他倒不是因为害怕才让出车的。因为有一种新的力量进到了他的生命里，这是一种格外神奇的力量。以前，他从没和男孩子一起玩耍过，眼前这个男孩，比他要大，从一开始就征服了他。他发现，听从他的指挥要比听从姐姐的指挥还要玩得带劲。莉比尝试了几次，想继续跟着玩这个游戏，最后还是掉队了。并不是本吉排斥她。他简直就不搭理她，而威廉则完全听从他的指挥。所以，她坐在厨房门口的台阶上看他们玩，后来她觉得冷，就进房子里去了。

本吉的到来把莉比解脱了出来，使她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事情上，但是不知怎么搞地，她没办法像往常那样专心玩自己的，她觉得自己被一个入侵者从威廉的游戏里挤了出来。从第一眼起，她就一点也不喜欢本吉。他对她那讲究整齐的幼小心灵真是一个考验，她因为被忽视心里有了怨恨情绪，他那拉里邋遢的样子更加重了这种情绪。下午晚些的时候，因为怕着凉，威廉被叫进屋子里，本吉理所当然似地跟了进来。有好几次，她冲上去，不由分说地把他身上的衣服拽整齐了，这样一来他就和威廉一样整洁了。但是，等到他从她的手里挣脱出来的时候，他的吊袜带又开了，腰带也松开了。

那天一整天他都待在那儿，一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像面团一样被拖回家。女仆来找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反抗。他只不过是瘫成一团，任由她拽着他走回家。房门从他背后关上时，莉比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那样子仿佛她已经二十七岁，而不是七岁。他没做什么，但是他那些出格的提议让威廉一整天都差点儿做错事。他正要按照本吉的指挥，把新三轮车的车座撬下来，这时她进来制止了他，她还及时赶到了育儿室，要不然暖气片就会遭殃，像真的火车头那样喷出蒸汽来。

威廉一直都是个懂事的孩子，对损坏东西的行为有他自己的判断力，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变得鬼迷心窍，去做一大堆不该做的事。幸好，魔咒随着本吉的离开而解开了。他走过来，依偎着她坐在炉火前的那把大扶手椅里，等着晚餐时间的到来，不知怎么地，她感到他又成了她的小弟弟。今天一整天，他都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过，被从他们的游戏里排挤出来这事儿还是有些补偿的。

“我会弹‘三只瞎老鼠！看它们奔跑的模样！’[注]了，”他们坐在扶手椅里前后摇摆着，她告诉他。“她教我的。我当时正随便摸那些琴键玩，没出什么声音，这时她走了进来，问我想不想学弹钢琴。我说，哦，想，我最想学的就是弹钢琴了。她说，当她像我这么大，还住在枢纽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候，她也扎着我这样的小辫子，到了陌生的地方，总是踮着脚尖走路，就像一只小老鼠似的，有时她看着我时，差点儿以为是那个小小的自己又回来了。后来，她给我示范，手指怎样按键就能弹出三只瞎老鼠的曲子。以后，她每天都要教我一点儿，一直到将来的某个晚上我可以弹给爸爸听。不过，你必须在自己胸前和身前划十字发誓不会说出去，因为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威廉按照指示划了十字，这时莉比爬上钢琴前的凳子，一遍又一遍弹着她刚学会的那七个音符：“三只瞎老鼠！看它们奔跑的模样！”威廉站在那里听着，觉得棒极了。

“明天她要教我弹到‘它们全都跟着农妇跑’这一句。我真希望现在就是明天！”

她急切地身子一扭，从凳子上滑下来。“哦，现在，我喜欢这儿了，”她大声说道，然后重新坐好，开始不知疲倦地反复弹那七个音符。

“我也是——有点儿喜欢了，”威廉回答说。“我喜欢这儿是因为本吉。不过我不喜欢听到这么多遍瞎老鼠。你让它们跑得时间太长了。”听到他的评论，莉比隐约觉得有点不高兴，不过她沉浸在自己弹奏的快乐中，并没有在意。

第二天早上，他们正在穿衣服的时候，门悄悄地开了，本吉出现在了威廉的屏风这边。他来的时候没出一点声音，莉比后来才知道他来了，还被吓了一跳。小主人威廉也同样说不出话来，他正费力地穿他的羊毛连衫裤。他一言不发，是因为他正忙着使劲往身上套连衫裤，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他更着急赶快套上衣服。以前都是尼尔奶奶帮他穿，但是自从来到这个新家，他已经坚决拒绝了所有的主动帮忙。今天早上，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让他有点不高兴，衣服全都拧在一起，不管他怎样扭拽，一条裤腿和一只袖子总是里面朝外。

本吉那双好奇的眼睛大睁着，嘴巴张成一个圆圆的O形，跟野蛮人雕像一样没什么用处——那些雕像有眼睛却看不见，有手却不能拿东西。不过，他最后倒是给了一条建议。他着急着要赶快玩起来。

“哦，甭管它们啦。不穿它们不就得了。”

正是这出乎意料的、不是她弟弟的说话声，使屏风另一边的莉比停下了扣衣服。

“但是我会冷的，”威廉反对道，盯着窗外萧条的冬天景致。

“不，才不会冷呐，”对方自负地回答说。“你外面的衣服厚呀。”

“可我一直都穿的，”威廉说，死死绕在一起的裤腿和袖子搞得他都快哭了。

莉比全都穿好了，正在扣她的鞋子，听到威廉正如此这般地被撒旦诱惑，就在巨大图画书封面的屏风那儿偷看，发现威廉站在那里，除了小短裤什么也没穿，他正准备把蓝色哔叽俄式大布衫穿在光光的背上。

“哎呀，威廉·布朗菲尔德！马上停下来，穿上你的内衣！”她命令道。之后她又说了好几遍，威廉就是不听，她气急了，就吓唬他说：“如果你不马

上穿上，我可要告你的状了。”

“哼！你跟谁告状呢？”本吉嘲笑道。“布兰菲尔先生正在地下室跟火炉工谈话，威廉才不用管她呢。她又不是他妈妈。”

这个问题让莉比怔住了。并不是她告状的决心动摇了，而是这句话提醒了她，她寻求帮助的时候该怎么称呼“她”。这就好比设法打开一扇没有把手的门，想喊对方过来，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没时间浪费了。威廉正在扣他的大布衫。

莉比急匆匆来到楼梯顶层，喊道：“喂！”没有回答，因此她又喊道：“喂！”然后大声喊道：“喂！威廉不穿他的羊毛连衫裤。快过来管管他呀！”

喊完之后，她的心开始剧烈地砰砰乱跳，她惊恐地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告状呀。要是她狠毒地惩罚她的小弟弟，那可怎么办呀！一开始的时候，她的冲动是让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但是现在，她的冲动则是张开翅膀，像一只老母鸡保护它唯一的鸡宝宝那样。

她来到房间里，威廉挑衅地靠墙站着。她穿着漂亮的晨衣，朝他弯下腰来，她微笑着，看起来那么和蔼可亲，他被征服了。如果她一副生气的样子，他就会跟她对抗到底。但是，她只是站在那儿，看起来那么高大，那么能干，那么平静，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一解开那有趣的结，他就会立即穿上他的羊毛连衫裤，因此，威廉除了顺从，没有别的可做。威廉是个懂事的孩子，如果他们是单独在一起，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但是，他讨厌在他的伙伴面前被弄得很没面子，他讨厌她对本吉说：“本吉，你最好跑回家去。”

她倒不如告诉一只牡蛎跑回家去。本吉似乎根本就没听见她的话，当孩子们下楼去吃早餐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跟他们一起去了。他已经吃过早餐，没有就座，而是站在那儿倚着餐桌，把桌布都弄歪了，他看着每个人吃每一口饭，后来莉比看见爸爸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他对她说了句很长的抑扬顿挫的话，那句话太长了，只有大人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她笑着说，如果他们帮助他人在陌生的地方站住脚跟，那么，哪怕是不愉快的事情，最终也有可能被证明是因祸得福。

午餐前，本吉又是被拖回了家，不过，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回来了，嘴里还嚼着东西，脸上和手上都是饭渣。他不在的那会儿，“布兰菲尔小姐”，他是这么称呼她的，刚好有事去楼上一趟。上到某一台阶时，她的眼睛和育儿室的地板处在同一水平线，从开着的门里，她看见一团白东西，塞满了威廉房间的衣柜后壁底下。她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就走了进去，用一根

男孩们玩耍时用的手杖把它拨了出来。让她惊愕的是，那竟然是威廉的白色小连衫裤。这一次，莉比又一次心砰砰跳，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期间他被叫进来，把连衫裤严严实实地穿到了身上。她严厉禁止他在睡觉前再脱下它，不过没出别的乱子，莉比再次松了一口气。她想，如果是尼尔奶奶，会打他屁股的。威廉是该时不时地被打屁股，只要能确定打得不是很疼就行了。

布朗菲尔德先生这天要到晚上很晚才能回家。他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出城去了。一接到电话，她就给厨子放了一天假，她告诉莉比她要亲自做晚饭。莉比可以点她和威廉最喜欢吃的东西，本吉被拖回家以后，她们要给威廉一个惊喜。就这样，莉比点了想吃的东西，然后被留下来看门，而她则匆匆忙忙赶去城里，她知道那里有个地方一定可以买到莉比点的东西，她亲自把买的东西提回来，完全按照以前枢纽站的人们做这道菜的方式来做，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也住在那儿。莉比帮着她忙来忙去。当她跟在她身后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她想着在他们第一次回枢纽站拜访的时候，她打算告诉莫迪·彼得斯的事情。

她和莉比聊了很多，对这次拜访充满了期待，因为她曾在小河边的一棵老荆棘树下做过玩具屋，而莉比的最后一个玩具屋也是在那棵树下做的。她曾多次在克里福德山上滑雪，她甚至曾经整整一学期，都坐在靠西墙那排、从前面数第三个座位。那正是莉比自己的座位。怪不得她总是和莉比心有灵犀，这个跟在她身后、在餐桌和火炉之间来回忙活的小女孩，使她想起自己很多类似的经历，她自己的童年生活一下子展现在眼前。

威廉爬上椅子凑近晚餐桌，充满期待地用鼻子闻着。他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当他的餐盘放到他面前时，他笑得像一轮满月，急忙把一勺东西填到嘴巴里。“呀，是兔肉汁！”他兴奋地说。

她回厨房拿东西，莉比借机责备他说：“看看吧，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买兔子，就因为我告诉了她你特别喜欢吃。这可是她亲自做的，做的时候还把手烧伤了。她正在给你采摘一朵星星花，尽管你表现得不好，还忘了圣诞小姐告诉你的话！”

当她拿着晚餐其它吃的东西回来时，威廉偷偷瞥了一眼她的双手。果然，一只手用手绢缠着。虽然它不是被荨麻扎得起了水泡，但这水泡却是因为他才起来的。他匆忙吞下勺子里的东西，从餐桌那儿溜了下来。

“哎呀，怎么了，宝贝？”她吃惊地问道。“你一点儿都不喜欢吃吗？”

他侧着身子朝门口走去，途中不安地偷偷冲她瞄了一眼。在那一瞥里有忏悔、赎罪和坚定的决心，决心做些什么来补偿。然后，从客厅那儿传来他

那谁也听不懂的回答：“我没有穿着它们，可是我这就去穿上它们！”就这样，“兔肉汁”等在那里，他则嗒嗒嗒地上楼去，脱下他的外套，然后穿上他的羊毛连衫裤，而在晚餐前，因为本吉的嘲笑那天他曾第三次脱掉了它。

1. “三只瞎老鼠”，英文儿歌，全文：

   Three blind mice. Three blind mice.

   See how they run. See how they run.

   They all ran after the farmer's wife,

   Who cut off their tails with a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译注）

第七章

在那个故事里，艾娜公主用了长达六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她的任务，但是，过了还不到一星期，莉比就确信了那个魔力是有效的，圣诞小姐说的话是真的。不过，有一件事她不明白。在那个故事里，人们只有在荆棘丛和荨麻丛里才能找到星星花，而且采集它们的时候总是会把人划伤和刺伤。她却发现，听从这位新妈妈的吩咐不仅是一种快乐，而且，能为她做任何事，引来她面露微笑地表示认可，或者一个拥抱，都让她感到发自内心的幸福。

不过，她注意到威廉的情况跟那个故事里的一模一样，因为，很多要他做的事，都让他感到非常“生气、受伤、烦躁”。它们要么干扰了他的游戏，要么就是跟他从本吉那儿得来的主意相冲突。本吉的一些主意就像流行性腮腺炎一样“带有传染性”，很棘手。

那位餐车工作人员送的剪票器不像莉比的戒指那样长时间地持续每天提醒威廉，因为有一天它神秘地失踪了，好几个月都不见了踪影。一天，在客厅前窗的亚麻布窗帘边上冒出来一排星星形状的小孔，从那天起它就消失了。是本吉建议在窗帘上钻孔的。他想要很多小星星贴满他们的鞋子。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剪票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那些孔的原因，亚麻布窗帘不再被拉下来了，每当那排小星星映入莫利·布朗菲尔德的眼帘，就让她想起那天莉比投进她的怀抱，第一次叫她“妈妈”时的情形，她还哭着给她讲了艾娜和天鹅们的故事。威廉的调皮捣蛋让莉比非常苦恼，她求她，哪怕他一直淘气下去，也要继续爱他，求她在他身上尝试那种魔力，它会把他变成她真正的宝贝儿子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这个小男孩不服她的管束，她不知道怎样对付他时，有很多次，一看到那排小孔，她就宽容地、温柔地一笑。她知道他不服管束不是因为他是个坏孩子，而是因为，像莉比所说的那样，他“一开始扣衣服的时候就扣错了”。很多次，莉比动情地、充满忧伤地说：“哦，要是他记得圣诞小姐告诉他的那些话，就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然而，威廉不是每天都这么淘气。大多数时候，从早到晚，他快乐地做着一件又一件事，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从而扰乱这几小时的平静。他喜欢沿着新家的楼梯扶手向下滑，喜欢透过那一个个窗户看外面的街道，因为街上总是有这样那样有趣的事情发生。他喜欢给餐厅橱窗里的花浇水。这让他觉得，当屋外都被白雪覆盖的时候，自己是在帮忙给这个世界带来一抹夏天的景色。其中有一盆花是他的，就是那盆玫瑰天竺葵。哪怕那些小蓓蕾

还没有鼓起来，这也是令人欢欣的事了，因为，他只是摸一摸其中一片叶子，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一阵香味，简直让人想把那片叶子吞到肚子里去。

他喜欢每天晚上跟莉比赛跑，第一个跑到门口给爸爸开门。现在，他又和爸爸熟络起来了，有一个高大、风趣的爸爸似乎是世界上最棒的事了，他把他放到肩膀上，像杂技演员一样和他玩杂耍游戏，他就像美国总统一样无所不知。

威廉喜欢在门厅跟莉比赛跑之前的那段时间——他们在炉火旁等着爸爸回家，她弹钢琴，他和莉比伴唱。有一首歌讲的是农夫给他的家禽喂食，“这里嘎嘎嘎，那里咯咯咯”，他尤其喜欢这一句。他们学唱家禽和畜群合唱的声音，这样学牧场里的动物叫声真是有趣极了。有时，他们起劲地哞哞叫和低声吼叫，竟然都没有听到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当他们意识到的时候，爸爸已经进到房间里，正在和他们一起鸣叫，他的声音很低，像一架低音鼓一样，这让他们兴奋极了。

假期过后，莉比上学了，本吉也开始了他的第二学期课程，但是他上学不怎么规律。有很多天，他应该在教室里的时候，却在布朗菲尔德家的阁楼里玩打斗游戏，要不就是在育儿室里玩杂耍。往往在这样的日子里，威廉就更淘气，正是因为如此，时不时要想方设法躲开本吉。但这似乎根本无法办到。也许你可以把他推到门外，告诉他回家去，但是，即使是锁上门、插上门闩也躲不开他。他会再次从某个地方钻进来，就像一股烟一样。一再给他妈妈打电话也没用。邻居们都认为他是个讨厌鬼，对此她也无所谓，就像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吊袜带没系好一样。有好几次，前一天晚上他声称第二天要早早过来，为了避开他，布朗菲尔德夫人就带威廉去城里购物。但是，他像只小狗似地满大街搜寻他们，直到找到他们，然后高高兴兴加入他们的行列，就好像他们曾向他吹口哨表示欢迎似的。他甚至看起来比一只未梳洗的小猎犬还要糟糕，因为他总是不扣衣扣，也不系吊袜带。

这样一来，威廉刚刚还跟在一旁，看上去非常可爱，对什么都兴致勃勃的，而且还指着商店橱窗，提高嗓门用快乐的童声问这问那，这时却挣脱掉拉着他的那只手，扭头跟本吉走到一起去了。最糟糕的是，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做的任何事都难得让威廉不高兴。只不过，他的出现有一种类似酵母的潜移默化的特质，每当他溜进布朗菲尔德家的时候，就开始发酵。

幸运的是，当夏天到来的时候，本吉的妈妈去了海边，而且带本吉一起去了，威廉便结识了隔壁街区的孩子们。有几个和他个子差不多的男孩经常挤满布朗菲尔德家的院子。首先，他有一顶帐篷，这可具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另外，他还有一架滑梯。更重要的一点，他有权使用饼干罐和苹

果桶。上午，当“帮派”提议到别处玩玩的时候，这些小甜心们常常是向帐篷那儿进军，在漫长炎热的下午，则常常拿柠檬水罐取乐，冰块在水罐里动人地叮当作响；每人一大罐，柠檬水喝光以后，还可以用水罐来玩一种游戏。就是把水罐仍到地上，看谁能用脚趾头接住，而且用脚趾顶着它持续的时间最长。

威廉就是在这段时间过了生日，生日蛋糕上有五根蜡烛，除了莉比，有五个男孩参加了他的生日聚会。他喜爱所有这一切。他为自己能款待这些男孩感到自豪，他们在这条街上其他人家里还没有享受到过这种款待，最后，他开始喜爱给予了他这一切的那只手。如果不是莉比在这件事上这么烦人，他也许早就这样做了。事后她总是趁机告诉他，这种善意的行为是妈妈正在为他采集的金色小星星花，她对他这么好，她告诉他不要做的事就不要做，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也不行，否则就应该感到丢脸。

不妙的是，莉比曾偶然听到妈妈说她努力维护她的家长威严，帮她管束威廉，这对她来说真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这句话使她加倍地积极、努力了，结果，也加倍地惹恼了威廉。他早就听说，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共处的人之一。有的时候，就算他们不说什么，他们也能让你感到你和他们的反差太大了，以至于你想成心做个坏蛋，只因为他们的本来面目就是那样的。

莉比的小戒指仍然让她保持头脑清醒，并且朝着艾娜和天鹅们的方向迈进，她的晨祷词通常也是与此相关的内容。那只金银丝镶边的樱桃红长袜挂在她的梳妆镜上，是房间里她最珍爱的装饰，让她每天都记得圣诞小姐，使圣诞小姐作为她生命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永远铭记在她小小的心灵里。她觉得一切都归功于圣诞小姐。要不是她，她可能一开始就走歪了，可能永远都不会找到通往母爱的那条路，而母爱对于她来说已经成了非常珍贵的东西，威廉居然不能全身心地跟她一起分享这母爱，这让她无法忍受。

那个夏天他学会了打架，当他把哪个男孩打倒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莉比过来干扰更让他生气的了，她在年龄上大他三岁，但这并未使她在力气上占优势，她似乎全仗意志的力量把他从对手身上拉开，这时的他像一只拍打着翅膀、身上受了伤的小斗鸡。有时候，她的这些做法气得他简直想把她撕成碎片。最糟糕的是，在类似情形出现的时候，她总是和莉比一伙，似乎从来就不懂对于他来说做这些事是有必要的。当他愤愤不平地咆哮着被拽进房子里的时候，她总是看起来一副难过和担忧的样子。

渐渐地，随着夏天转入秋天，当他看见那难过、担忧的眼神时，开始感到不舒服。这比她把他关起来，或者把他绑在桌子腿上来惩罚他更让他觉得难过。有一天晚上，他公然反抗了她，而且表现得放肆无礼，她什么也没

说，但是没有像往常那样吻他、跟他说晚安。这让他难过极了。他躺在床上，很长时间都睡不着，一直想这件事。他小声哭了一阵，不过他是把脸埋在枕头里的，所以莉比没有听见他哭。

他全心全意地希望她是他真正的亲妈妈。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这样的妈妈。他需要一个能够懂他，而且有权利惩罚他的妈妈。正是因为她没有这个权利，他才不服她的管教。所有那些男孩们都说她没有这个权利。如果她从窗户那边喊："威廉，那样做可不行"，他们就会低声说："你没必要搭理她！"他们似乎认为，他们的妈妈倒是可以打他们耳光，骂他们，揪他们的耳朵。他见过他们的妈妈这样对他们。如果对方真的是他的亲妈妈，无论她打多少次耳光或者揪多少次耳朵，他都不会在意的。只要她爱他。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已经悄悄爬上他的心头。她跟莉比说话的时候经常叫她"宝贝女儿"，她和莉比似乎已经彼此不分你我，这似乎把威廉排除在外，这让他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很孤单。威廉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明白事理，在黑暗中，他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她没有吻他说晚安是他自己的过错。是他错了，因为他开头没开好，除了一路歪着走到头，他似乎做不了别的。他不能告诉她，但是他希望，哦，他是多么希望，她能够知道他的感受，知道他正在黑暗里为此在哭泣。他希望自己能回到枢纽站还做尼尔奶奶的小宝贝。她总是吻他，跟他说晚安，甚至在她不得不用一根桃树枝打他屁股的那些天里也不例外。等他再长大点儿，就干脆跑掉算了，回到尼尔奶奶那里去吧。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高兴自己不是住在枢纽站，因为他开始上学前班了，一个趣味横生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这星期，本吉回来了，不过他发现威廉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听话的跟班了。威廉已经学会了怎样和其他男孩们玩耍，学会了怎样让其他男孩按照他的指挥行事，所以他并不总是听本吉的指挥。尽管如此，本吉时不时的露面又开始制造影响了，这种影响持续着，等到另一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才突然被阻断了。

当还有一个月才能到圣诞节的时候，莉比和威廉已经开始觉得这个节日快到了。他们感到，它开始秘密地给这个家注入新的活力，就像树液开始在树里面流动，给树注入春天的活力一样。他们数着硬币，筹划着能赚到更多硬币的方法，因为今年他们对圣诞节的了解更多了。他们知道了有三种礼物。一种是圣诞老人放在长袜子里的，因为他是圣诞老人，所以天路从他的给予王国一路延伸，直接抵达那些爱他和相信他的小小心灵里。

第二种是你把礼物送给那些你爱的人，因为你爱他们，所以你把你的名字写在那些礼物上。第三种，你悄悄地把礼物送出，以圣诞老人的名义，只是为了帮助他，如果他太忙、又碰巧带给你简讯说他需要你的协助。

莉比和威廉还太小，没有收到这种简讯，不过他们的爸爸收到了一条。他

给一个人送了一堆煤和一些付房租的钱，这个人因为家人生病已经一个月领不到工钱，圣诞老人让他们的爸爸来做这件事，这对他们的爸爸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幸福和愉快的事情，因为，从他事后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出来，他说："莫利，不管怎么说，那是最好的礼物了。我们应该多给予，少索取。"

关于第一种礼物，莉比和威廉谁也没有选择要什么。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放到烟囱上，好让那只驯鹿不要走错了路送错了礼物，接下来就看驯鹿的那位明智的主人认为什么礼物适合他们，要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惊喜了。他们几乎肯定，他们每天许愿想得到的东西，也会像去年一样出现在圣诞树旁边，就像那个玩具娃娃和那辆儿童三轮车一样，"伴随着爸爸妈妈的爱"。

但是关于第二种礼物，他们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他们想给家里的每个人送礼物，两人也互相送，还想送给厨子和老师们、他们玩得最多的伙伴们，以及枢纽站的六个人。他们已经计划了整整一年的拜访，现在快要实现了。圣诞节的第二天，全家要去探望尼尔奶奶和尼尔叔叔，在那里待一星期。

最后这一星期，两个孩子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满心期待着，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中。爆米花和煮巧克力的味道、做蛋糕和馅饼的味道从厨房里飘出来，多好闻呀！一打开书桌抽屉就能闻到墨香，听到薄纸的沙沙声！两人在聚精会神地制作礼物，莉比用不熟练的手指耐心地缝制着什么，威廉则粘贴纸链，编织纸篮子，就像在学前班里教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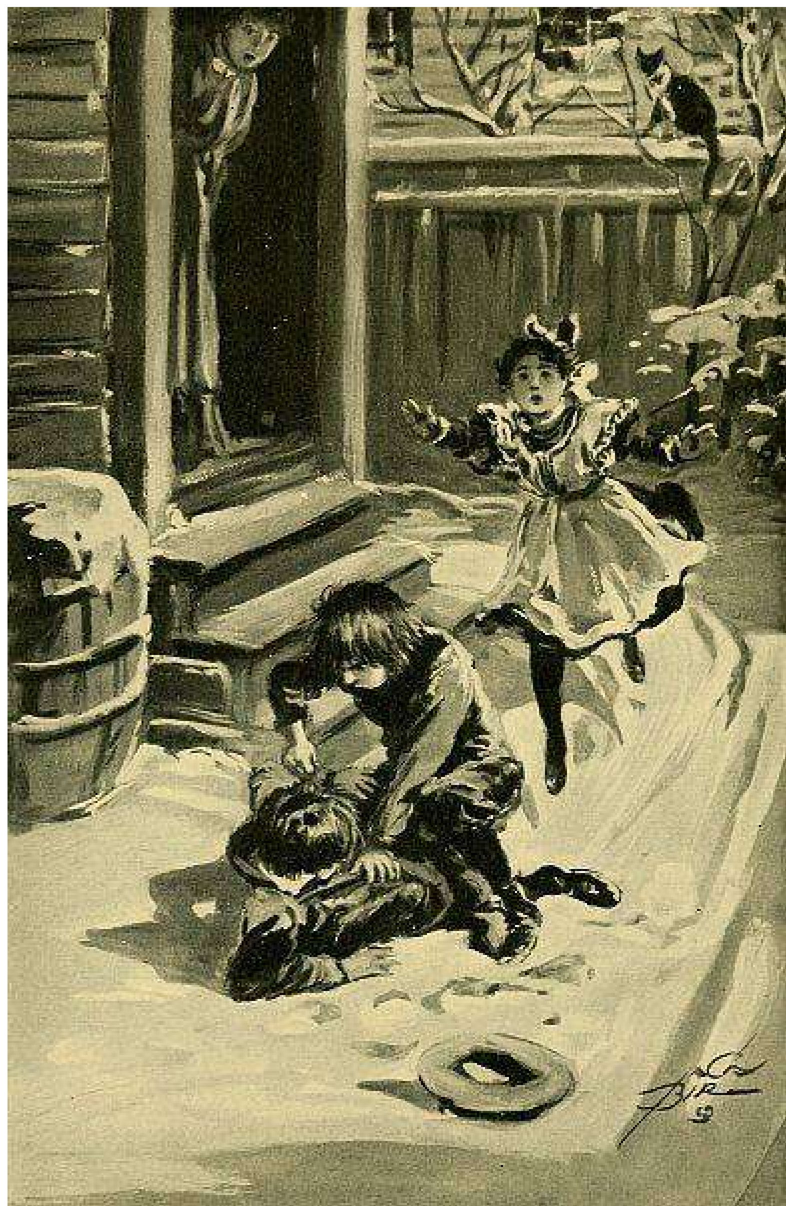
这天，那个餐车工作人员所送的剪票器又突然出现了，他抓着它高兴地大叫。现在，他的创作可以加倍漂亮了，因为它们可以用星星镶边。他不停地打孔，小星星们纷纷落下来，艾娜和天鹅们的故事拨动了他的记忆，就像他吃着草莓第一次听到它时一样，充满了魔力。他暗自决定去做他希望自己一年前就已经做了的事情，开始向艾娜学习。

全家人都注意到了，从那天起他几乎像天使一样，表现好极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他害怕烟囱上那注视的目光，但是没人提起这个变化。有时，他坐在炉火前，就像他在枢纽站时那样，边摇晃身体边唱歌，每当向前晃去的时候柔软的短发拂过他的耳边。不过，他唱歌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被别人听到，而且也没想到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好孩子。他唱歌，仅仅因为星星和骆驼的那个故事太好听了，光是想一想那些天使、银铃，以及闪闪发光的天路，就能让他高兴不已。但是，除此之外，他唱歌还因为他已经开始编织漂亮的大斗篷，它代表的意思是爱，那种被冷落的微妙感觉已经消失不见了。

平安夜终于到来了。夜幕刚刚开始降落，莉比就把长袜子拿下来，它们是要挂在客厅壁炉两侧的。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他们的爸爸才能回家来把挂长袜子的钉子钉上，不过，他们想先把准备工作都为他做好。威廉走出去，到封闭阳台上的工具箱那儿取锤子。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锤子。

莉比焦急地等了一会儿，还以为他半路溜到厨房吃东西去了。她正要跑出去，警告他不要像以前那样又忍不住偷吃糕点，但是想起整整一星期他都那么努力好好表现，她决定信任他。

她把长袜子搭在一只胳膊上，站在钢琴前，边等边无所事事地拨弄着琴键。这一年里，她已经学会弹好几首曲子了，她现在八岁了，这个假期过后，她就会上正规的钢琴课，学习识乐谱。自从她小小的手指第一次被引导着拨弄这些琴键以来，她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她又弹起最早学会的那几个音符：“三只瞎老鼠！看它们奔跑的模样！”她现在能弹整首曲子了，弹得非常熟练。她飞快地弹着琴键，一遍又一遍。



“收回去！”

当大约第二十次弹到“它们全都跟着农妇跑”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双手从琴键上抬起来，留心听着。她的脸变得面无血色，后来，甚至嘴唇也变白了。从后院传来非常可怕的打架声！她听出了威廉的声音，便穿过厨房

冲到院子里。

“又是那个赶也赶不走的本吉！”厨子喊道，这时莉比刚从门里窜出来去解救威廉，还不知道跟他打架的是谁。

但是，这次需要解救的是本吉。威廉坐在他身上，因为愤怒和生气显得力大无比，他气势汹汹地压着那个个子比他大的男孩，对方被他骑在身上，脸蛋正被他结实的小拳头不停地打着。两个男孩都是又哭又喊，但是威廉边打边吼：“收回去！收回去！”

不管要收回的是什么，本吉在莉比刚到场的时候就收回了，这才被放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街上走去，边走边大声呜呜哭着，他就这样朝家里走去，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回家。

那哭声把莉比吓坏了，但是这和她刚刚看到的场景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她领着威廉，完全不理会他的眼泪，也没想到他需要她的开导，她把他带到厨房门口的灯光处。经历了刚才眼见的情形，她尖叫着来到房子里，难过地喊着“妈妈”。她仍然牵着威廉的手，拉着他跟着她走。

他的半边脸从额头到下巴都被抓伤了，就像被一只幼山猫的爪子抓的。他的上嘴唇很快肿起了一个包，一只手上沾着血。布朗菲尔德夫人听到莉比的喊声赶紧跑过来，倒吸了一口气。“天哪，你这可怜的孩子！”她大声说着把他搂进怀里，坐进那把大摇椅里，把他放在她的腿上。“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他这时候哭得浑身颤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看到他的脸只是抓伤了，于是抓起他的手查看伤口。他也看向那只手，这时稍微有了点说话的力气。

“那不是我——我的——血！”他啜泣着说。“是本——本吉的血！”

“哦，威廉！”莉比难过地说道。“在平安夜，而且还是在你那么努力想要表现好的时候，还出这样的事！”

她捡起刚才跑出房子的时候掉在地上的长袜子，把他那只放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仿佛她意识到，在他这番表现之后，再挂上它已经毫无用处了。看到这个，他哭得差点儿上不来气了。他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他他已经丧失掉了一切，他彻底完蛋了。他就是为了这个在哭。他不在乎脸上的伤痛，也不在乎肿起的嘴唇。他哭，是因为想到上一星期的努力都白费了。他跟她的开头又被搞歪了。她不想让他打架，她也永远都不会懂得他这次真的不得不这样做。

搂着他的那两只胳膊正在催他给出一个答案。“宝贝，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他哽咽地回答道：

“本吉说让我去——跟他一起去杂货店！我说——我的——我的妈妈——不想让我去！”

“没错，”他哽咽着停了下来，对方鼓励他说道。他以前从没叫过她妈妈。

“然后本吉，他一直都是那样说的，他说，反正，你不——不是我的妈——妈——妈妈。我说你是！如果他不收回他说的话，我——我就揍他！”

现在，莉比出于同情也哭了起来。已经告诉他很多次了，一定不能打架，因此她担心他这次打架这么严重肯定得挨罚了。在平安夜被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她担心地朝烟囱那儿瞄了一眼，然后又朝妈妈瞥了一眼。

但是，她的妈妈正紧紧抱着他，吻着他那可怜的小脸上能找到的没有抓伤或肿起的任何地方，她说话的语气那么温柔，那么慈爱，莉比的喉咙哽住了。

“我的宝贝儿子，如果那是你打他的原因，我很高兴你能那么做，因为你现在已经证明了你是我的宝贝儿子，是我的亲儿子！”

接着，尽管她的双眼里含着泪水，她笑呵呵地说道：“从你这可怜的小脸蛋可以看出，为了我你穿过了许许多多的荨麻和荆棘丛，但是你把它摘来了，不是吗！你给我摘来了那朵全世界最宝贵的星星花！”

他惊讶地止住了泪水。她懂！不过他还是无法止住啜泣，还在不由自主地哭着。但是，一种他解释不了的暖暖的、温柔的感觉，似乎将他“从左翅尖到右翅尖”完全裹住了！一只沾着血的小手偷偷伸出来搂住她的脖子，将她搂得紧紧的。她是他的妈妈，因为她懂他的心事！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一直都会融洽下去的，不管本吉和世界上其余所有的人会说什么。谁敢说他们不亲密，他就会揍谁，而且她乐意他那样做！

过了一会儿，她领他到楼上给他的脸涂药水，洗掉本吉的血。

莉比刚才经历了此起彼伏的情绪波动，现在心里格外平静，她坐在那个大摇椅里等着爸爸回来。之前，她还特别替威廉担心，现在看到这么高兴的结局她心里觉得轻松极了，全身心都彻底放松了下来。很长很长时间，她都坐在那儿，想着心事。再完成一个心愿她就完全心满意足了，那就是让

圣诞小姐知道那魔力最终应验了。她感到这些全都归功于她——得让她知道。过了一会儿，她从椅子上滑下来，跪在炉火前，她离炉火那么近，都快烧到她了。

“您在上头听着吗？”她轻轻喊道。“如果您在听，请告诉圣诞小姐，每件事都照她说的应验了。真是太感激您了。”

然后，她飞快地坐回椅子里，留心听爸爸转动门锁的声音，妈妈和威廉的说话声传到楼下，这声音听起来甚至比银铃的声音还要好听，再过一会儿，就会从天路上传来叮当作响的铃声了。